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玩辭集解卷

五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_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_臣唐桂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玩辭集解卷四

翰林院編修查慎行撰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乾五變而成剝京氏所云九月之卦也五陰盛長孤陽在上一變即純陰矣君子未嘗一日忘世剝之時正當勇往圖功轉亂為治而曰不利有攸往不是教人徘徊觀望計較利害只為氣運至此天時人事无一可為惟恐君子動觸禍機所以深戒之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
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彖傳總是發明不利攸往之義剝剝也上剝字主上
九以受剝者言下剝字屬五陰以剝陽者言共一陰
在上曰剛決柔剝一陽在上曰柔變剛先儒謂君子
之去小人明白痛快故云決小人之害君子萑斐浸
潤故云變愚按本卦與復反對復利有攸往則言剛
長剝不利有攸往則直言小人長惟恐君子不警惕
也順而止之又轉在卦德上去順而止有堅忍自守
之大力觀象者君子也消息盈虛多在乾象看出純
乾為陽之盈變坤為陽之虛變始為陽之消變復為
陽之息此皆天行自然之象獨于剝言觀者為處變
之君子謀也尚者尊而奉之之詞若曰此天行也敢
玩忽處此哉剝復皆曰天行一要其終一原其始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黃氏曰抄云山特出而遠于地者山之常也此曰山附于地山之變也如春秋梁山崩之類愚按先儒之說此解極分明切于剝義也象何以不言陰陽消長蓋下剝上者成卦之義也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厚下坤土象安宅艮止象大象例稱君子先王后剝獨云上者一陽居上卦之上也君以民為地厚下所以安宅大凡君子在上必厚下小人在上必剝下故君子安宅小人剝廬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卦體一陽居上牀象五陰在下足象人以牀為安牀以足為安剝自下起故初爻言之剝牀以足猶云剝牀之足以字見小人播弄伎倆先儒謂最下一畫正當姤之時聖人于陰類方來云蔑貞貞者上九也蔑

謂蔑視之也愚謂剝時陰黨用事初在最下其目中已无上九矣豈知碩果不食孤陽乃天地之正氣合羣小之力其能滅正乎蔑貞之凶本為小人示戒象曰以滅下見其有漸上之勢亦欲君子防之于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程傳辨分別上下者牀之幹也說本注疏二本初黨亦欲蔑貞者故同此凶象一說辨字只作分別解國論之是非人心之邪正君子于此全要辨析明白小人即就此翻案以是為非以正為邪遂使青天白日一變而成霾蒙暗昧世界君子无開口處此小人之作用也其義亦通但牀字无著落耳未有與注疏指小人程傳指君子愚按卦例凡陰陽相應者謂之應與咸六爻皆應則曰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曰敵應不相與其近相比者亦然二本陰爻或與陽應或與陽比則有與矣今近比者三

與五又无應故云未有與似當依注疏指小人是
觀六三與上應則无咎六五與上比則无不利可見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亦剝陽之類何以上下皆凶此獨无咎先儒謂三
在四陰之中獨與上應小人中猶知有君子而欲保
全善類者其于陰黨跡同而心異衆方以剝陽為事
三亦若隨衆而剝之者而究不與為同志故云失上
下愚又謂剝之失上下與坤喪朋義同夫子不言其
得但言其失失小人則得君子可知矣所以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困學記曰剝至于四君子直无地置身貞之名號不
存蔑之慘毒不必言矣故直曰凶愚按下三爻之災
在牀雖近而未切身至此不于牀于膚矣故象曰切
近災陽之受災豈獨君子之凶哉崔憬云膚薦席也

與人相近故云切近若是肌膚之膚豈止近而已耶別是一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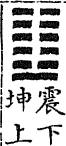
困學記曰四已剝膚過此以往聖人所不忍言矣故別設一義曰與其剝陽而至于凶何如承陽之為利哉朱蠱庵曰剝至于五而一陽止于其上屹然不動五不能復有所往反率羣陰而順陽蓋勢盛則作威計窮則效款陰柔之性然也五之陰寵本宜有尤而因以承陽故曰終无尤丘行可曰遯剝皆陰長之卦遯陰猶微故九三言陽制陰之道曰遯畜臣妾吉剝陰已極故六五言陰從陽之道曰以宮人寵愚按五為羣陰之主不取君位陰以類聚艮為黔喙之屬魚象此文變巽為繩貫之象宮人進御于君先後以次有同魚貫陰不剝陽而順乎陽之象小人不知義理只知利害文辭分別利害以示趨避若曰如此則无不利

利終无尤所以導
小人從正之心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
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先儒謂此一爻總是發明君子不可盡剝之意愚按
艮為果巽陽大陰小碩果之象五陽被剝上九獨存
不曰未食而曰不食者以見陽無絕滅之理天運所
留人不得而食之也坤為衆五陰在下與象艮為門
闕一陽在上廬象爻辭專為君子設而兼及小人者
蓋此爻未變吉在君子此爻一變凶並在小人若是
君子則為得與之象乘者獨而承之者衆民所載也
廬者用以安身既剝矣終何用哉國破家亡小人豈
有獨存之理小象就兩家末路以終剝卦之全
局一似安慰君子一似喚醒小人其旨微矣

蘇紫溪曰于陽則象之曰牀曰廬謂其能安乎陰于陰則象之曰魚曰宮人謂其當順乎陽曰蔑貞曰剝廬危之也所以嚴未然之防曰无咎曰无尤幸之也所以開反正之漸至于上九而得與剝廬之戒猶深致意焉夫蔑貞之極猶有碩果剝膚之餘終于剝廬則君子之道固未嘗一日廢于天下為小人者亦可惕然思矣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

往反復之復音義與覆同

剝與復反對一陽窮于上即反于下盈虛消息循環往復文王觀象至此一連二十二字說出許多好處

蓋內陽而外陰則為泰陽宜在內者也自五月一陰生陽漸出而在外至十一月一陽生復反而入于內矣還其故有此所以亨出入皆當指陽无疾言進退有漸不迫遽也楊龜山以朋為五陽愚謂當指五陰當復之時一陽足以敵五陰故朋來亦无咎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之理七日來復專言一陽方來之數子夏傳云極六位而反于坤之復其數七是已愚又謂七日只就剝復兩卦言自剝初起至復初在卦經七爻在時經七月不言月言日者猶詩云一日二之日也晁公武之說亦然上下兩來字相應朋來為客來復為主利有攸往與剝不利有攸往正相反往則為臨為泰矣

出入无疾有數解蘇子瞻云自坤而復為入自復而乾為出晁公武以自剝至復為入自復至夬為出李象先則曰外陰用事而出內陽為主而入程傳云復于內入也長進于外出也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疾

字作害字解蔡氏鄒氏以无疾為不求速胡雲峰云
易之言疾者凡五豫六五无妄九五損六五兌九四
多在外卦惟復彖曰无疾以內卦一陽生于下也蓋
陽在內則无疾凡疾皆有感于外者也愚按遯九三
一陽在內卦又辭亦云有疾憊
本卦疾字宜從不求速之解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

剛反釋復亨二字之義對下剛長說反者如主人復
歸故宅前從此往今從此還剝之一陽窮上反下為
復也以其既去而來反故亨以其既反而方長故利
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既復之後卦德內

動而外順一陽方動元氣初回此時欲速助長最是
大病惟動而行之以順則不疾不徐可以固前日之
生機並可以養將來之全力乃所以善其出入五陰
雖朋來亦无咎也天行者陰陽消長天運之自然也
故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陰數極于六七則乾之反易
每以初爻為七日震與既濟亦然鄭亨仲曰七者陽
數日者陽象故于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象
臨剛長以陰為戒故云八月陽以日計幸其來之速
陰以月計見其消之遲也愚按天行也以以上八句全
以氣運言利有攸往三句方說人事陽剛用事君子
道長所以利有攸往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十月純
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而无端倪可見到此一陽纔
露端倪于此體會真若天地之心有象在目昭昭可
見者張子所云形色皆天也王輔嗣以靜為天地之
心程傳謂動之端乃天地之心邵子詩云一陽初動
處萬物未生時朱子云復卦下一畫便是動楊誠齋

云動為天地之心金仁山云惟于極靜之中而有動之端是乃天地之心程沙隨謂此天地之德蘊于內者不必論動靜愚竊玩其字見字乎字語氣正指人心說夫子讀易有得恍然慨嘆要人在自心上體認出天地之心來就本文涵泳意味何等深長若從天地求心何異認指為月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愚按象不曰雷在地下曰在地中者在坤為美在其申即未發之中也雷自八月收聲至來年二月復發聲在地中凡六閱月十一月正其極靜之時然一陽已動張子所謂轉闕于子月是也至日冬至也易以乾為體乾以復為用復初一次次第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卦氣周即冬至一日次第成三百六十日而歲

功成除乾坤坎離四卦二十四爻當主體而流行至
生亦止三百六十爻正當三百六十日故歲功從至
日起此時微陽初動自貴至賤皆當以安靜為事者
也商旅指五陰不行則外者不入無逐利之心后指
初陽不省方則內者不出无求人之事關
者人心之幾希閉關即退藏于密之意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復之初即剝之上隨剝隨復故曰不遠一復則本體
依然何悔之有祇解作至諸卦言悔亡者悔已見而
能亡也言无悔者宜有悔而无之也此云无祇悔不
至于悔而待亡待无也不但吉而且元吉元者始也
最初一念萬善之元此爻即乾之初畫以下五陰比
此者吉遠此者厲應此者无悔違此者凶元吉中隱
然含一仁字大傳特以顏子當此爻蓋顏子之不貳
過當念覺即當念改已于此克禮即于此復人欲去

而天理還欲仁仁至仁豈遠哉夫子初文只提出修身二字與二文仁字互相發明所謂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也初至五小象四箇以字皆示人克復之方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胡五峯曰仁者天地之心金仁山曰天地之心仁也生生之初也語其象則復卦一爻是已愚按仁字夫子不言于初爻而于六二發之人心所以遠仁者以其馳而不休也六二柔順中正從容休養心不外馳故吉下與初比以退為復故曰下仁初九仁體已具二則從容俟其自化而已小象下字當玩收斂浮氣消磨勝心多在此按自乾文言而後至此仁字再見看來此一字可貫全卦天地以生物為心一陽來復造化之仁也初九體仁之君子也二比初友其士之仁者也三頻復日月至焉者也四與初應修道以仁

也五居坤土之中有安敦象安土敦乎
仁也上之迷復失其本心違仁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愚按復乃惟精惟一功夫如何說頻字曰頻復則頻
失可知矣聖人只從他好一邊說蓋三居震終其體
易動為頻復之象學問中操存舍亡之機在此頻失
則頻悔其心危而不安然旋悔即旋復雖厲而義无
咎此爻即乾之九三
故同此厲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正而不中爻辭何以言中行吳幼清云行者路
也震為大塗卦之五陰二三近陽五上遠陽四居遠
近之中猶路之半也愚又按爻言中行者凡五泰九
二得尚于中行夾六五中行无咎兩爻居上下卦之

中也復四曰中行一爻居五陰之中也蓋三四曰中行三四兩爻在一卦之中也皆隨時取中之義四在羣陰中獨下與初應故云獨復小象于初曰修身二曰下仁四曰從道仁與道皆修身之事二近而比故曰下四遠而應故曰從又據反對卦看復六四即剝六三在剝取其失上下在復取其獨復皆以應乎陽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臨之上六處四陰之末曰敦臨无咎復之六五亦處四陰之後曰敦復无悔皆乘坤者也先儒謂臨為二陽之卦以初九為主爻而敦之者六五也皆取應之上爻以初九為主爻而敦之者六五也皆取應之上爻者于應爻之上從而加厚焉不令非時早出雖若錮

之實所以成之也本義訓考為成當是此意愚又謂
无悔以心言六五柔順得中自考者反心檢點之謂
大傳所云復
以自知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先儒多謂初一復不再迷上終迷而不復愚竊謂迷
字從坤卦象來坤本先迷今居上暗極故蔽難開以
其无改過之勇故曰迷復凶與比上後夫凶之義畧
同上亦非終迷而不復者也但與初之元吉相反故
得凶象六十四卦中上文言凶者凡十四未有天災
人禍備極凶象如本爻者甚言復之不可迷也坤為
衆行師之象只就一事言其終至喪師以辱君此外
无事可為矣十年不克征又七日來復之反乾无十

坤无一陰數極于六剝既變復則七為乾之初陽數
極于九復未變乾則十為坤之終至于十年而後復
先迷之凶至于如此較初之不遠復相去懸絕矣反
君道本義无注愚又竊謂君當指初九復以一陽為
卦主胡雲峯所云復上六衆陰之極表一陽之為君
是已若依程傳人君居上治下當從天下之善而迷
于復反君之道也吳幼清云上六變為陽而統
衆于外則皆指上爻為君矣似常從雲峯之解

陳伯容高安人銘明以明鏡却塵之義解初上兩爻語
稍近禪却亦明白了當其言曰塵集而鏡昏不知是

塵不曉拂拭到極明時雖一塵之落便自照見使隨
手拭去是謂却塵至于本來清淨是大聖人事雖在

顏子亦不敢擔當顏子不能无不善但能知能不行
耳知是照處不行是拂處隨照隨拂則常拂常照終

亦无塵故曰不遠復吉照而不拂則日進日積終于
不見故曰迷復凶无塵者聖人之鏡拂塵者賢人之

鏡留塵者衆人之鏡不知其為塵者下愚之鏡

京房卦氣始于此卦十一月建子卦為復十二月建丑卦為臨正月建寅卦為泰二月建卯卦為大壯三月建辰卦為夬四月建巳卦為乾五月建午卦為姤六月建未卦為遯七月建申卦為否八月建酉卦為觀九月建戌卦為剝十月建亥卦為坤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周子云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愚按无妄史記作无望惟至誠无妄者乃无意外之期望故非望之福君子以為災上體乾本天道元亨利貞四德備焉震在下動以天不動以

人者也卦辭分兩截說一反一正任天而動何往不利所以元亨利貞其或動以人而不以天則匪正矣匪正則有眚所以不利有攸往有眚與无妄相反說文眚目翳也焦弱侯曰人心本无妄其有妄如目有眚王汝中曰復動以地无妄動以天復曰有不善无妄曰其匪正可見義理无窮愚又按无妄之義先儒皆以為誠程沙隨不然曹立之以无妄名齋沙隨告之曰无妄有正與不正先儒以无妄對有妄者非也此論正與卦辭合非程之臆說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本義以為自訟而變九自二而居于初愚
按卦變圖云凡四陽之卦皆自大壯來自壯而需而
大畜與无妄反對大畜外卦艮上一畫來居无妄內
卦而變震故曰剛自外來若自訟來則初二兩爻同
在內卦非自外來乃自內來矣則亦可云卦自遯變
九自三而來居初何獨訟耶一說內卦本坤乾之初
陽來而為震以其非本卦剛柔之往來故曰自外亦
是一解初為震主震屬內卦故曰為主于內自外來
而為主于內如心之既放而復還也人心出入無時
只是自家做不得主所以有妄為主是心立乎其大
者為主于內則外物不得撓之矣有如雲翳空塵蒙
鏡雲開塵淨虛明自在无妄之本體如此動而健指
內外二體剛中而應指二五兩爻動而健則行義勇
剛中而應則待物誠所謂大亨以正也此三句只是
解无妄而貞意已在其中不曰天道而曰天命以見
无妄之理賦于生初即天命之性盡人所以合天也

其匪正有眚其者或然之辭聖人深慮无妄之人別
有一種病痛往往果于自用以人言為不足惜天變
為不足畏豈知乖于大中至正之道純是我見理障
如何行得通所以不利有攸往有妄之不可往易見
无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曰天命不祐曰何之矣
曰行矣哉甚言攸往之不利蓋傷之也又按每卦六
爻必有一爻為主獨于无妄發之曰為主
主于内本義所云初為誠主可以類推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時至而物動動以天也故曰无妄程朱皆
分二句以物與无妄四字相屬愚竊按先儒之說物
與二字當連上為句與者應也從也張希獻謂天雷
而物應胡旦謂物物相與以應雷行劉念臺曰天實
有此流行之命而物物付之是也蓋雷行天下發生
萬物其所賦與各正性命物與之義如此先王于天

下衰時之對因物而育所以體天行之无妄也茂對與對越上帝之義同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聖人之育物亦不違乎時一氣說下勿作兩截看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本義初以剛在內誠為主也如是而往則吉可知愚按初為卦主卦之所以為无妄者震也初九一爻可當无妄一卦所謂為主于內者在震初而動其動也以天故以卦名歸之不益一詞直斷之曰往吉或云初與四无應往將何之不知最初一念即是至誠无妄與匪正而往一種人正相反同一往也彖傳曰何之象傳曰得志要知此兩種人起初發念俱无欺罔彼匪正而行故窒此恃誠以往故得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先儒皆以此文為无妄之富程傳謂不耕而獲不菑而畬為不首造其事以首造為妄据此解則力田為妄愈情農為守正矣細繹文詞語意竊所未安愚按震于稼為反生耕獲之象六二柔順中正安分循理不作非望之妄想者也妄想者何利是也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聖人借耕菑之象以示之曰人情未有耕而不祈獲菑而不祈畬者然農必春耕乃秋獲田必先菑而後畬天下豈有不耕而獲不菑而畬之理哉如有不耕而獲不菑而畬者則是富可妄求何往非利矣兩不字與則字緊相呼應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語氣乃反言以決其必无非設言而許其或有也象申之以未富謂不耕菑而致富天下古今所未有也即伐檀詩中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之義陽實陰虛故曰未富莊子云吾未嘗牧而牂生于奧吾未嘗好田而鶉生于突此子綦之索然出涕而以為大怪者也夫非分之獲異端且以為不

祥聖人顧懸設此象以啓人微幸之心乎本義謂無所為于前無所冀于後未嘗起私意以作為又似涉外學前念不生後念不起无心順運之說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黃氏曰抄云程傳言有得則有失朱云行人牽牛以去居者反遭詰捕之擾臨川鄭氏云或者繫牛于此自以為固矣繫脫而不知牛之所之以出意外牛為行人所得而乃責得于邑人豈邑人之罪哉此為无妄之災覺于經文尤切云云愚按以上三說似當從程傳竊從其解而詳說之承上文而言无妄之富世所必无乃若无妄之災則或有之矣離為牝牛卦體自初至四有離象本卦與大畜反對六三一爻即大

畜六四故皆取象于牛或者假說之辭假牛以明无妄之災非人所自致也邑人即六三牛本邑人之所有偶脫所繫而為行人之得凡人之情得之便以為福失之便以為災豈知人得人失事之適然者耳小象就文作解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見人世之得失靡常非可意料苟能置身得失之外无妄之災于我何有哉吳幼清云无妄之災因卦變取象无妄自遯變遯下卦艮也坤為牛艮以一陽交坤上畫為坤之君坤牛艮之所有也此以遯之九三未變為无妄之六三言也及既變為无妄也三下易初成震則震之一陽為坤之君而坤牛又為震所有矣震為大塗行人也坤為邑邑人也朱子云云攷之又象无此義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愚按爻辭亦承上文來天下无妄之災非可意料君子惟為其可貞者耳貞即无妄利貞之貞四得乾體

之剛天德本其固有居震之初利在守正可貞與匪
正相反无咎與有眚相反固有者天之命也可貞則
无咎不可貞則有咎矣知固有之為可貞則于福必
不敢倖邀于災必不求苟免可知又辭言可貞者凡
二坤六三以柔居剛此以剛居柔
皆不得其正者故以可貞勗之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愚按疾字從彖辭膏字來此文變為坎有疾象五居
中得正真无妄矣本无致膏之由此而有疾所謂无
妄之疾也不問疾從何生寧論所服何藥中又互巽
木又互艮為果蘇藥之象惟以不治治之非徒无膏
抑且有喜若妄用藥是以身嘗試矣天下之以疾試
藥者豈少哉所以交詞喜其勿藥象辭戒其不可試
呂仲木曰君子存誠則邪自閑舍誠而遂邪邪斯為
敵試藥之謂也愚又謂人君之治天下如一身急則

驅其外邪緩則固其元氣元氣既固客疾自消易于疾言有喜者三皆在外卦本爻與損四兌四同疾之自外感入者也知其為无妄之疾而勿試藥焉勿藥即是良方

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此爻先儒所謂匪正有青不利攸往者也愚按上爻不好在一行字雖正而行有青亦无攸利青字從行字來以剛居上行將何之故曰窮之災與乾上九小象同彼云有悔此云有青皆位值其窮所致履初曰往上一曰旋无妄初曰往上一曰行履之元吉以其旋无妄之有青以其行又无妄與大畜反對此爻即大畜之初爻彼以止故不犯災此以行故有災也卦辭言青爻辭言有災兼言青者過由己致災者禍自外來自外來者雖災不為青六三之失牛也由己致者因青而成災上九之妄行也聖人之惡妄動如此

又按易于內外爻例取剛柔相應无妄則不然初四兩剛敵應初震體四互艮體一行一止初所以吉四所以无咎二與五三與上非不相應而三有災五疾上有青有應者反不如无應者之為愈豈其動皆妄乎天下固有動以无妄而匪正者矣申生之孝荀息之忠亦自發乎至誠但身死無補于家國揆諸正道未免有病爾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本義以艮畜乾畜之大者也錢塞庵曰小畜大畜皆畜乾也小畜以一陰畜乾主在五大畜以二陰畜乾主在上皆剛為主也巽陰之微也故小艮陽之極也故大潘雪松謂陽能自畜來矣鮮謂艮上以陽畜陽

語皆有病愚竊謂外无陽爻則柔順不能畜內無陰爻則同類不相畜卦體以上為主以四五為用止健者四五而能使四五止健者上也如此說以艮畜乾之義乃明先儒又謂有畜止蘊畜二義愚按卦象云不家食豕傳云養賢爻詞取象于馬牛豕又有畜養之道故繼之以頤利貞者利于正道也中爻自二至四互兌口在外卦不家食之象自三至五互震震為木乘木舟虛涉川之象畜極而通則當出而食祿以濟天下之險曰吉曰利多就人事言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

石經作輝

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

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本義云以卦德釋卦名義愚按剛健者乾之德篤實者艮之德无一毫私欲故

剛健无半點虛浮故萬實兩體上下交映健者愈健實者愈實自有光輝發越日新又新卦之所以名大畜也剛上以下方以止健歸功于艮本卦與无妄反對无妄內卦之震今為外卦之艮而剛居上爻故曰剛上本義謂變自需來九自五而上似不必從賢指四五兩爻尚之者上九也以其能止健故尚之能字大有作用在上以剛乘柔復能用柔以馭剛為國家養人才為天地養萬物道理正大莫過于此故曰大正其畜之也將以用之故曰不家食吉利干涉大川此二句卦辭原說大畜之功用夫子以內卦乾體復推本于應天賢者上帝之所簡也養賢所以應天而天下无不可濟之險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音志

程傳止言所畜之大朱子云止以象言不必實其事
程沙隨曰天之氣在山中如天地交泰只以氣言黃
氏曰抄曰有謂芥子納須彌者此異端誕語有謂草
木皆天者若居四山之中而仰視天亦可言天在山
中薛敬軒曰天氣也山形也以形畜氣所畜至大先
儒又有云自地以上皆天也愚竊謂天在山中本是
假象君子觀此而知虛在實中德在言行中把千古
前言往行无不收攝于吾心多識者健而能止畜德
之工夫也他卦大象與象傳取義不同本卦却從日
新其德說來日新者知新也前言往行者畜故也苟
求其故何故非新吾德之新即在前言往行中多
識藏往也日新彰往也大象與象傳正互相發明

初九有厲利己

以音

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畜者止也內三爻受畜者也以自止為義外三爻能
畜者也以止人為義初以剛居剛又健體勢方進而

未已進則為六四所止不得自遂故爻詞為之斟酌
曰往則有厲不若止之為利也程朱解初二則以
四五之畜之者為小人解四五則又以初二之為所
畜者為小入初无定論蘇氏易傳則六爻皆作君子
解愚竊据爻辭似當從蘇氏初九欲進之心應于六
四遇厲而止使初知止而不至犯災由四畜之于早
也需曰不犯災以艮山之阻皆在初爻

九二輿說輶

說音義與脫同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本義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
進愚按小畜九三見畜于六四曰輿說輶此受畜于
六五曰輿說輶輶輶與輶字義不同輶在車輪中輶則
車旁橫木說輶輶者外為陰所繫畜久住之象說輶者
中自止而不進暫住之象九三過剛而九二剛得中
也有此中德故无冒進之尤朱漢上曰初剛正二剛

中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不可遽犯而安之故曰
大畜時也按卦體互卦无坤而二三爻皆取與象所
解未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

往上去志也

舊注良馬指三上兩爻說愚竊謂良馬乾象非良象
也初利已勸其止也二說輿喜其止也三居乾體之
上陽剛之性銷鎔變化非亟心之馬矣故曰良漢書
五行志引此爻注云逐進也三逐上以進下二陽又
逐三以進並驅連鑣不為上所止之象聖人許其可
進而猶戒以利艱貞者必如下文所云乃艱貞而利
也輿所以駕馬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皆
名衛閑者調習也曰者計度之詞陸氏釋文只作曰

字言當調習輿衛果其車堅御良然後利有攸往與
困上六曰動悔有悔曰字義同本義謂當為日月之
日止健原欲以止而善其往也今三利有攸往故曰
上合志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本義童牛角之稱牯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所謂
福衡也愚按四艮體而居上卦下與初應所畜者初
也初陽居下卦之下四以柔道止之其勢易制如加
童牛以牯使之習于牯而不知有觸我无駕馭之勞
彼成馴服之性所以元吉中爻互兌四當兌口之悅
有喜之義也卦體自初至四有離象與反對无妄同
說詳前卦
六三下

六五續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艮為狗與豕同類爾雅豕子豬彘續續為豕子與童
牛同例方言海岱之間繫豕牝謂之牙埤雅牙者牝
以繫豕非齒牙之謂也與牯同例程傳六五居尊位
止畜天下之邪惡則以二為小人矣愚竊玩文詞要
得相畜實以相成之義莫把上下截然分別小象于
四言有喜于五曰有慶慶與喜相似但五居君位所
畜尤大即一人有慶之意四五兩爻皆取制服為義
四陰得位五柔得中四與初應牯牛所以止初五與
二應牙豕所以止二而止健之功總歸上九唯陽能
制陰故陰能畜陽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
論成功之大小則五不如四之大一
喜一慶見艮之畜乾止之皆愛之也
按說卦傳以坎為豕此則以艮
為豕兩聖人取象之不同如此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音義與荷同

去聲

程傳以何字為誤加諸家遂生別說鄭玄如曰四五之畜初二成就賢才之術也上則廣開賢路之道也愚按爾雅四達謂之衢良之徑路闢為天衢中爻互震為大塗亦衢象何字與詩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同揚雄美新云荷天衢提地釐魯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亨皆作去聲何荷兩字古通用亨字自為句本義讀何字作平聲言何其通達之甚也又將亨字並入上句似亦非正解又三上兩爻當合看他卦取陰陽相應本卦初二四五相應者乃是止象惟三與上兩剛相遇其德同不獨良馬與衛利有攸往抑且天衢蕩蕩任其馳驅在朝廷為養賢在士君子為受祿畜之義莫大乎此所謂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也蓋賢

人蘊蓄既隆起而負荷大任正應天行道之時以其蘊于身謂之德以其用于世謂之道德為大畜道為大行如伊尹出畎畝而就湯欲使君民為堯舜之君民而自任天下之重所謂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謂周易舉正曰小象何天之衢下脫亨字愚謂道大行正發明亨字之義非脫字也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說文頤頤頤也在口兩旁愚按卦名已見于噬嗑只多九四一陽為間今間去則頤中无物矣卦體外實而中虛頤之象外實初上兩爻所同顧動者必得止者而後動動體又不如止體之善故以上九一陽為卦主中虛則未受外物之間揀擇取舍正在此時必得正乃吉京氏傳曰頤自觀來故卦辭曰觀頤愚按本

卦大象似離離為目觀象觀頤頤者自人觀我也實者
能養人虛者待養於人自求口實陰求養于陽也上
句屬初上二陽下句屬中四陰
非內卦自養外卦養人之說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
大矣哉

養正則吉朱子主養德養身程傳主自養養人今依
程解頤雖飲食之道不可以不正正則享天下之奉
而不為泰不正則簞食豆羹不可受于人中含兩層
意養之正道貴止不貴動噬嗑頤中有物必動而後
合今頤中虛而下猶動故動體之三爻朵頤顛頤拂
頤皆凶外三爻皆止體由頤固吉顛頤亦吉拂經亦

吉六爻之義昭然可見觀頤者觀其象而知吉凶也
觀其所養食所當食之義觀其自養食不虛食之義
適館授粢者所養之觀不素餐兮者自養之觀也夫
子復從養人一邊推廣言之天地養萬物有正道不
正則物不得遂其生聖人養賢及萬民亦當以正道
不正則賢不受其祿而民不被其澤大頤之時者恐
人以口腹之
故小之也

黃魯直曰養虎者不以全物與之牧羊者去其敗羣
視後者而鞭之養鷹者飢之是謂觀其所養之性也
庖丁不以肯綮嬰解牛之刀病痿丈人不以萬物易
蝸之翼匹夫之志不可奪于三軍之帥是謂觀其自
養觀其所養盡物之性也觀其自養
盡己之性也語雖雜莊却有理解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艮止于上震動于下頤之上止下動如之
人之言語飲食皆從頤出入者也動之義慎節者止
之義禍從口出故言語不可不慎病從口入故飲食
不可不節楊誠齋曰慎言語非默也當其可則諫死
不羨括囊節飲食非矯也
當其可則采薇不羨林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全卦中虛有離象離為龜故初爻取象于此先儒謂
四陰爻皆有求于人者也初陽實可以无求如靈龜
能咽氣不食无待外養而自足此在我之良貴也一
慕于外則以賤害貴矣愚按朵字書作朶朶頤垂涎
飲食之貌初與四應不好處在此爾者初也我者四
也四方待養于上交辭若為四語初曰靈龜者本爾

所自有今乃舍之而來觀我作朶頤之狀耶大似嘲
笑語正與自求口實相反由其震體以剛居剛欲動
情勝不能自守故凶象曰亦不足貴見其本貴也亦
惜之之詞惜其為飲食之人而人賤之也凡喪己狗
物非道義而干
利祿者皆是已

張元祐曰嘗見一書中載朶頤事云朶頤腹大項短
食物无厭出雲南某處玩文朶頤與靈龜對明是貪
穢之物存之以俟博雅攷正若謂朶頤
欲食貌則靈龜為不食狀矣又是一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先儒多謂二與五无應因與初比反自上而求下故
曰顛顛而下者也愚竊謂上養下下亦養上顛頤何
病六二之顛頤不若六四顛頤之吉者二因求養于
初而不得復拂其常道越五而往求上故也丘指上

艮為山丘土之高者上爻之象與賁卦第五爻丘園同例六二之丘頤無異于六五之從上但五之從上用其養以養人而二之求上則私其養以自養故曰征凶二與三四五陰類也彼皆待養于上二獨求養不得故曰行失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愚按六三不中不正又居震終不好處亦在有應恃其有應于上妄動徇私以戕生之術為養生以滅性之事為養性大拂乎養之正道異端之學也夫三受上之養本是正應而矯拂如此故雖貞亦凶十年勿用无攸利正見其凶處象申之曰道大悖悖者叛道之謂道之所包者廣自言語飲食以至立身用世修

之則吉悖之則凶小而嗜慾殺身大而學術殺天下
拂頤之凶至于如此多從悖道來又按爻之言貞凶
者凡八屯師隨巽節中孚多在外卦惟頤三與恒初
在內卦外非無應而皆陰柔不中不正此則拂人之
性彼則求人
之深者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
上施光也

先儒謂四本與初正應宜求養于下者也因與上同
為艮體乃轉而求上則顛而上矣四之顛頤與二同
而吉凶相反者二狗人而喪己四舍己而用人也愚
按說卦傳无虎象荀九家艮為虎物之自養于內者
靈莫如龜求養于外者猛莫如虎虎无項不能左右
顧行常垂首初在下眈眈下視貌其性專一逐一物

不更逐他物耽耽逐逐本求養于初之象初方舍己
狗人力不足以相養四乃反而求同體之陽與上同
為止體果能遂其所欲所以吉而无咎又以見養得
其道雖猛可馴漢高駕馭韓彭用此術耳象申之曰
上施光與施祿及下義同見上交之
為順主故六五亦曰順以從上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
上也

先儒多謂二五相應經也二不應五而求養于初五
不應二而求養于上同此拂經之象而二凶五吉者
二動體五止體也愚竊謂五以柔居中處養人之位
而諉其權于上九上之功即五之功故居貞則吉所
謂反經行權而合于正也不可涉大川即居貞之意
而申戒之語氣一正一反言當如此不當如彼也五

曰不可涉大川上曰利涉大川君不可喜功臣不當
避事明以養道歸上爻矣胡雲峯曰五獨不言頤者
由豫在九四故五不言豫由頤在上九故五不曰頤
也然彼貞疾而此貞吉彼以柔乘剛此以柔承剛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一陽在艮止之上四陰皆由之以得養故曰由頤然
任大責重必其難其慎方為養道之成故戒以厲而
許以吉利涉大川又從厲吉中得義言必如涉大川
乃所以為厲乃所以為吉大有慶者君民咸食其福
也

朱康流曰下之事上上之惠下者正也故觀所養于
下體以无所奉為凶觀所養于上體以有所施為吉
下不干上上不剝下者正也故觀自養于下體以有
求于上為凶觀自養于上體以无求于下為吉愚又

按先儒有云辱莫辱于多欲樂莫樂于无求大抵求從欲來施又從求來卦中欲求施三字有相因之義與其有求而多欲不如无求而勿施



巽上兌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橈石經從木不從手

愚按四陽之卦凡十五獨此名大過者非謂陽多于陰謂四陽居中也四陽皆過獨以三四言者自二五視之未見其過積至三四然後皆以一陰承二陽而謂之過也卦體上兌下巽象辭獨取義于木巽為高棟之象棟者屋脊木所以承椽瓦者兌為毀折橈之象橈者曲也和上乃棟之所寄而皆陰柔無力不能擔當重任故橈然則勝任者非剛不可矣但太剛又虞其折必須善用其剛而後可利有攸往所以救其

過也往則窮而變變而通故亨大壯亦四陽相連繫
傳取諸宮室彼以陽壯為棟宇此以陽過為棟橈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

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愚按凡任事者固須剛果之人然巽順和悅一流亦
可參酌相濟今四陽接連上下二五又皆居中用事
而擯二陰于外此大者之過也亦猶衆君子在朝而
悉逐小人于外此賢者之過也初陰為本上陰為末
只就兩頭說本末二字從巽木得義木字下加一畫
為本上加一畫為末卦象上缺下短兩頭太弱中央
太過棟之所以橈也陽雖太過然到底要陽剛做事
聖人于過極難處時看出一段幹旋妙用來剛過而
中則可與立巽而悅行則可與權所以利有攸往在
此易之為道貴乎陽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蔑

之也仔細看來二五皆剛中一比初陰一比上陰二
有益于本而五无補于末蓋初得四應而下不撓三
與上應而不可有輔本末兼舉仍以本為重又見救
過于末不如救過于初也以一人言之體質本剛足
以有為又須利用之以中德性本順足以入理又須行
之以和然後利往而亨乃者幸之之辭亦難之之辭
也

當大過之時一失不可復救其所
係甚大末句與他卦贊語不同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愚按澤滅木至上六一爻其象始著滅非生滅之義
乃滅沒之義獨立不懼巽木象遯世无悶兌悅象水
在上能過乎木而不能使仆其根固也君子以之處
世有定見有定力自作主張不隨世俗流轉非大過

人之才者不能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本義白茅物之潔者愚竊謂本文无潔義只宜取柔象巽為白故曰白茅上承四剛藉之象初之本弱矣茅之為物又弱之弱者天下无棄物顧用之何如耳茅雖弱而有弱之用不可用為棟而可用為藉高以下為基也以人事論之當大過之時柔居巽下以之擔當世事則不足以之敬慎自守則有餘何咎之有小象于初之无咎有幸辭焉幸其柔在下也在上則為滅頂之凶矣蘇氏易傳謂初之所藉為九二愚按初與四應詳見下注非近比之謂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

過以相與也

巽陰木在水而易生者楊之象性又早凋枯之象梯
鄭氏作萸愚按梯之義有數說夏小正正月柳梯注
云芽也王注梯楊之秀也漢書五行志師古注亦云
楊秀之始生者本義梯根也今從根解水潤下木得
潤則生初比二陰在下故曰梯下之根生也楊梯是
本爻正象老夫女妻又即上意而申發之象中之象
也王注云老過則枯少過則穉以老分少則穉者長
以穉分老則枯者榮此言老夫女妻均受其益也張
橫渠曰扶衰于上使枯木生梯拯弱于下使微陰獲
助張元喆云玩小象過以相與老夫過消女妻過盈
以有餘補不足以至壯扶至衰所謂枯楊生梯者以
此愚又按內卦巽為長女而稱女妻外卦兌為少女
而稱老婦者初在卦為少上在卦為老也二在下曰
老夫五在上曰士夫者二老于初五少于上也又所

比之爻陰居初陽居二因妻之女而老其夫也陽在五陰在上因婦之老而士其夫也

司馬君實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玩二四兩爻可見

九三棟桡凶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卦辭言棟指中四爻爻辭屬三四兩爻而棟桡之象又獨歸三何也本義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桡而占凶此專就本爻說程傳亦然愚合小象觀之竊謂三之所應者上也故象詞補爻詞所未盡云不可有輔蓋陽所以輔陰三以剛居剛欲起而扶衰拯溺其如上陰積弱不可以有輔何合九四爻象觀之此爻有為上所桡之義隱然言外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以陽居陰當巽之終處悅之始象傳所謂巽而悅行正是此爻故為棟隆之吉有他二字本義歸咎于應爻謂初以柔濟之則過于柔故吝諸儒多依之子夏傳則又云非應故稱他與比之他吉同例愚竊謂九四一爻居多懼之地事起不虞往往而有故以他吝為微若初之敬慎不敗而四與為正應下有白茅之藉棟隆之吉初與有力焉與上之不可有輔相反故小象特從應爻發明之言九四所云棟隆者不橈乎下則可知九三所云棟橈者乃橈乎上也兩爻合看其義益明蘇子瞻云初六不橈乎下則九四棟隆上六不足有輔則九三棟橈棟之隆非初之福而四享其吉及其橈也上亦不與而三受其凶亦合兩爻而論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一陰在上華象華者上之枝生也愚按本文以過極之陽比過極之陰當云老夫得其老婦而云老婦得士夫者陰居上故先婦而後夫與九二正相反五以剛居剛過而易悅陰反得而乘之也易言无咎无譽者惟此爻與坤六四彼居重陰之間无咎又須无譽此居三陽之上而與陰比棟橈則三任其咎棟隆則四受其譽與五一無與就所處之位言也九二象辭止釋老夫一句五則句句闡發者陽氣太過之餘衰候至矣枯楊已非可久之道况復生華是速之也老婦士夫本欲資陰而身居兌體乃為女所悅失夫道矣可醜在士不在婦也

愚又按二五爻辭若古歌謠。稊與妻叶。華與夫叶。古華字作蓼。方無切。以六義合之。若以枯楊興起。老夫婦以稊華興起。女妻士夫。此三百篇之祖也。采菽第四章。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枝以興殿邦之君子。葉以興左右之率。從章法似之。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以陰柔居卦終。兌澤用事。過涉滅頂。即澤滅木之象。一陰在四陽之上。與木末同。故曰頂大夏將傾。豈一本所能支明。知過涉有滅頂之凶。而時位到此。有不得不涉。不得不滅者。象雖凶。而于義則无咎。乃殺身成仁之事也。聖人非不知徒死之无益。但忠義激發之懷。雖過而不嫌于過。象曰不可咎。謂非馮河經瀆者比也。不可歸咎于涉也。聖人特繫此爻。以為見利忘義者戒。世固有見危授命。而于事无濟。旁觀猶議。

其非者苛刻之論
聖人所不取也

象辭取象巽木六爻亦然艸與木為類故初象白茅
楊木性之柔者二五近本末而弱故曰枯楊三四兩
爻居四陽之中任重者也故皆言棟惟
上爻取諸澤而減頂與減木之義略同
馮奇之曰易卦上下兩停者從中反對頤中孚小過
皆然大過尤顯而易見三與四對二與五對初與上
對玩辭可見愚謂此四卦无反而有對頤與大過對
者也中孚與小過對者也止可謂之對卦與餘卦爻
者不同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舉正卦首
當有坎字

習者重也先儒謂乾坤六爻與一爻同畫不變也畫變則爻變故卦至六子而後言重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乾坤之中男也愚按八重卦多出單名獨坎加一習字蓋險之境最難處文王欲人之習而安之也故不曰重坎而曰習坎孚者信也今海中晝夜兩潮不失其期謂之潮信即有孚之義一陽在二陰之中心象二五動而出險行象陷溺之害心為甚身次之水能溺人身不能溺人心身處坎而心則亨乃可以行險維者捨心亨而外无他術也心何以亨有孚而已行有尚忠信涉波濤之謂張子云坎維心亨故行有尚添一故字彖詞之旨瞭然愚又按卦辭于坎曰心亨繫傳于坎曰心病有孚則心亨加憂則心病此憂危之君子所以異於陷溺之小人哉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

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愚按彖辭曰習坎傳曰重險重卦之義于此發之險不重則人猶可趨避如需之不陷蹇之能止非真險矣兌止水也有時而盈坎流水也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險可行水自澗谷達江海歷多少高低曲折所謂行險雖所遇有難易而未嘗不果于行所謂不失其信陽動陰中故以心亨歸剛中之德以行為主往而有功則出險矣可見天下无險非可行之地无往非出險之功以上處險之道釋彖已畢天險以下夫子別言用險之方人情說到險便頽然消沮聖人是發明險之時用以破人心之疑用字重看天險无險者也地險有形者也設險者因地形而措置城池也險之時用上極于天下極于地中極于人豈不大

哉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治己治人必皆重習然後習而安之愚按爾雅洊再也內坎方至外坎洊至水之有恒如此君子體之以常德行學不厭也習教事教不倦也吾夫子所以有取于水也夫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卦體習坎以冠初爻王輔嗣云最處坎底者也愚按坎底有穴曰窞習坎合上下之卦言入于坎窞指下卦之下言初柔居最下不但不能出險且入于坎窞之中一入不可復出陷溺之象故凶象曰失道謂身投陷穽自失出險之道未可諉咎于險也道者何有孚心亨是已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愚按坎已是險矣何以又言有險要見身在坎中禍患之來有非意料所及者聖賢處此猝難措手急求出險如何可得雖以九二之剛中但可求小得而已未能出險中也小得即需九五需于酒食之義錢啓新曰陷不在大失嘗在小如之何勿求諸葛武侯苟全性命于亂世得九二善處險中之道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自上而來曰來自此而往曰之三居下卦之上上卦之下受四之坎以輸于二故曰來之坎坎乾三爻處二乾之間曰乾乾此處二坎之間曰坎坎先儒多以三句相承說无非言其險之至愚竊謂六三才柔位

剛力不足而志有餘當往來上下之交經營以求出
險可謂不遑寧處矣入于坎窞本初爻之象爻辭勸
以險且枕言處險之時姑且伏枕以待毋若初之入
于坎窞而凶也勿用又申戒之辭謂无所用其躁急
也大凡處險者以速求出險為有功但須通盤打算
徹始徹終方克有濟象要其終而曰无功益見目前
欲速之
无益也

六四樽酒 簋贰 用缶 納約自牖 終无咎 象曰樽
酒簋贰剛柔際也

程朱於四五二爻皆作君臣相與出險解是已愚竊
据二先生之說而發明之四離下坎而入上坎尚非
風恬浪靜之時近與五比相與習處險之道而定出
險之謀者也爻辭于需困未濟凡有坎體者皆取酒

象曰樽酒則无濡首之嫌曰簋貳則非穀核之旅曰用缶則无華美之飾總以儉約相結納也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義同五為卦主文四有委曲相求之意餽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无咎者一剛一柔當同舟共濟時交際之義宜然也樽酒以下陸德明分兩字為一句程傳依之本義依晁以道分三字為一句愚按小象樽酒簋貳未嘗以貳字屬上讀似不當捨經文程傳而從晁說也黃氏曰抄所見略同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義九五雖在坎中時將出險之象愚按卦體中滿盈之象盈則不平機械變詐相尋而起此行險所以失信也機深則禍愈深寧有出險之望五陽剛中正妙處全在不盈中不自滿險阻皆成康莊何不平之有故以不盈既平取象二與五皆剛中而二有險五則險既平矣故无咎象辭于二言未出中于五言中

未大者一有險一不盈也中謂坎
未大謂不盈就文作解其義如此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
凶三歲也

先儒謂係者拘也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拘囚之索也
叢棘如今之圓土牆上列棘之象上六陰柔居險終
陷之深者也故有此象愚又謂坎為隱伏自起糾纏
自生芒刺多是險象豈必江河之陷溺哉周禮收教
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三歲不得凶何待言推
原所以致凶之故明是陰居險極時位使然聖人言
人不言天故初
上皆曰失道

愚按六爻无一吉字蓋重卦內外无應初雖與二比
二方在險中豈能從井救人惟四五兩爻同在外卦

近而相比取剛柔交際為義故皆无咎三之險
以乘剛初上在二五兩陽爻之外所以最凶
愚又按同一水也井以上出為功坎以下流為險取
義各不同竊謂坎卦六爻從源溯流自上說下于義
亦可蓋水之發源多在山谷榛棘之處上乃坎之源
也荀九家以坎為法律故設像經實棘之象以為輕
冒險者之戒五為承流第一坎水勢猶未大不盈則
无泛濫之虞既平則无風波之憂五以剛中處之時
當利濟故无咎四近比于五有印須我友之義五以
剛濟柔有乘流拯溺之才五不盈四所以无險可以
酒食相約漢光既渡滹沱馮異進麥飯豆粥酒簋
缶之象似之三則江河之水矣上受四五之坎下輸
二初百川灌注其勢滔滔前臨險而後枕險有入坎
之危无濟川之功爻辭于此方揭出險字二之有險
亦自三來也二雖剛而不正幸其得中猶可以求小
得若出險大事尚非所能初則地居最下眾流之壑

矣邱行可云坎之性下下則為陷尤甚胡雲峯云坎水潤下愈下則陷故習坎入窞之凶歸焉上之失道係寘止于三歲初之失道陷溺且終身矣離卦云坎下也竊用此象逆推之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本義陰麗于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愚按六十四卦无一非乾坤之孕育亦无一非坎離之變化一陰一陽乾坤也陰陽互藏坎離也坎離得陰陽之中與震巽艮兌不同故上經之終坎後繼之以離離為火其用明故利乎貞麗而貞則亨矣其性躁而炎上愈上則愈焚故又以畜為吉畜者養之使消其剛躁之性而成順也牛物性之順者牝牛順而又順者也離再索而得女中一畫自坤卦來故坤取牝馬離取

牝牛卦體二五皆柔中必養其柔順之德如牝牛而後吉胡雲峯曰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于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于中愚又按牝馬牝牛同為柔順之物坤馬以行為利離牛以畜為吉者坤純陰非行不足以配乾健離一陰居二陽之中非畜不足以藏坤順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古說皆以麗為附楊龜山曰火无常形附物而有形黃氏曰抄云麗字當無文明之意不特言附著而已愚竊謂火麗于薪而不能滯于薪離者兩之分麗者兩之合本非一物而不能相離故曰離麗也離之為卦在二五兩爻五為天位天道下濟而光明有日月麗天之象此以氣麗形者也二為地位地道含萬物而

化光故有百穀草木麗土之象此以形麗形者也合
上下二體故曰重明明之必麗乎正猶日月之麗天
草木之麗地教人以用明之道也化成天下向明出
治之象又從重明得來重明麗乎正兼指二五柔麗
乎中正專指六二猶重坎之剛中專屬九五也故坎
以五為主爻離以二為主爻分言之六五麗乎中六
二麗乎中正總言之則柔麗乎中正離之所以為明
者中柔也惟柔故能麗乎中正惟中正所以利貞而
亨惟柔以中正而亨所以畜牝牛吉故字是以字相
承說張元祐曰人心屬火其明亦猶火也麗乎色則
為視麗乎聲則為聽所麗者正則明亦正所麗者不
正則明亦不正矣故重明以麗正為主郝仲興曰火
之麗于薪猶知之寓于物離薪為火者妖火也不可
以烹離物為知者邪慧也不可謂知故曰致知在格
物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程傳以明兩二字為句本義用水洊至句法以明兩作三字為句黃氏曰抄從之愚按卦有離體者上下十有六大象或為火或為日或為電本卦重明兼取日與火明兩作以卦之上下言如云日新又新也繼明以爻之前後言如云以聖繼聖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照于四方與書之光被四表詩之緝熙光明義同非物物而察之也先儒或謂日照乎晝火照乎夜為繼明以內三爻屬日外三爻屬火日光被于下故下卦取之至三而有日晷之嗟火氣炎于上故上卦取之至四而有焚如之象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辟音義與

同避

本義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履錯之象愚按
初爻在下如日之初出諺云日出事生履錯然之象
以剛居剛乃聰察之人銳意前行者如所謂火性也
錯字有紛錯舛錯二義當事物紛錯于前或不免舛
錯之咎理固相因若敬則无是矣敬之云者即其明
銳處下詳審之砭象申之曰以辟咎可知擇地而蹈
敬之在初乃用
明之要道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本義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正故其象占如此愚又
謂土之真精天五冲氣位乎中央其色黃非火色也
以坤之中爻入乾之中爻則為離故坤五曰黃裳元
吉離二曰黃離元吉凡天地間有黃色者皆吉祥之
氣也爻詞止表一黃字而位之中正德之柔順俱包
涵于中聖人之文簡括如此象曰得中道正在其中

矣二與五皆得中獨于二言
中道者離以二為主爻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
之離何可久也

本義云重離之間前明將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
自處而凶二句作一串說吳幼清易纂言云三者下
卦之中當人之位故為日昃之時詩述陳國之風史
稱秦人之俗皆鼓缶而歌蓋以樂生也人之老也不
能以死為樂則必以死為憂矣愚又竊謂初為日出
二為日中三以陰居陽而不中日昃之象于人則為
老境聖賢當此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固不以垂
盡為憂亦不以達生為樂也世間乃有兩種人其一
委蛇形骸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是作達一流
鼓缶而歌者也其一老大傷悲或戚戚于貧賤或皇

皇于富貴是不達一流大耄之嗟者也羣情役役大約不出兩端不字則字兩相呼應言不之乎此則之乎彼也豈知日昃之時大有事在趨之則吉而悖之則凶乎細玩爻辭嗟者與歌者正相反一不當樂而樂一不當哀而哀分兩段說其義較明象曰何可以乃援天以曉人見日昃之離乃天運之自自然人何以憂樂為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无

所容也

棄石經
作弃

本義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象如此愚按明者離之德火者離之象四以剛居柔不中不正與柔麗乎中正相反在下卦之上氣銛驟張離火外明明來自外突如之象非咎其來咎其來之突也焚

如死如棄如即左傳不戢自焚莊子以明自煎之義
是以君子貴居晦而用明也胡庭芳曰坎性下三在
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
亦曰來來而上也水本下又來而之下入于坎窞而
後已火在上又來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爻
辭之不善未有如是其極者不能畜柔而失用明之
道其禍乃至此愚按象曰无所容謂其剛而又躁不
但不能容人直无地自容矣觀四之无所容則初敬
慎以辟咎
之義益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鄭離

本作
麗

程傳謂五以柔附于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錢田間
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二得位五

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愚竊謂五才柔位剛雖不正而麗乎中繼體向明有憂盛危明之意如傷泣罪形于涕洟為出涕戚嗟之象九三之嗟所憂止一身六五之嗟所憂係天下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吉蔡氏以王公屬本爻愚竊謂公當指上九五近比于上王與公相為附麗終收正邦之功是亦善繼善矣迷者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本義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愚按離為甲冑戈兵火炎上故于上爻言出征王用出征者五用上以出征也有嘉者有功可嘉美也折首者擒首惡也匪醜者非我族類也此爻正合周公東征之

象四則管蔡也五為成王變起骨月遭家不造而出涕戚嗟小楚之詩所由作也折首者其武庚乎管蔡本我之兄弟非武庚之醜類公奉王命出征既誅其首惡所獲又匪其類不但无咎且成正邦之功就辭作解彷彿似之

黃氏曰抄云古注除其非類此語盡之程傳云所執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是欲增說義理也然欲言无暴當曰非執其類可也今日所執者非其醜類反若禍及无辜豈得云无殘暴耶

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後離則出征者作者過于動故止之繼者安于逸故振之也臣之炎盛不能以剛為柔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為剛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初居下之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慎于進四急于進吉凶之所以分聖人于剛柔進退之際其審如此此明之極也

正易心法以上經乾坤順大過坎離六卦下經中孚小過二卦為對體與諸卦反體者不同乃造化之機絨其體不變故云卦有反對最為關鍵反體既深對體尤妙

李子思曰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為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為日月司夜日司晝坎為水而司寒離為火而司暑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于此哉又曰水在人為精火在人為神一陽居中即精藏于中而水積于淵之象一陰在中即神寓于心而火明于薪之象

薛敬軒曰水火二字乃坎

☲離☲

二卦順置之可見

經繹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離象之為誠為明上經終焉愚按坎中實誠也離中虛明也誠明皆出于中爻先儒以為卦之用愚竊以為卦之體

鄭潛谷曰大過陽中陰外象坎頤外實中虛象離于
以故坎離之先收上經之終頤震艮合男大過巽兌
合女又以成咸恒之交開下經之始八卦中乾坤坎
離无反對六十四卦中頤大過中孚小過亦然故次
上下經之後而皆以坎離終
此乾坤六子相終始之義

周易玩辭集解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玩辭集解卷五

翰林院編修查慎行撰

下經

程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胡雲峯曰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為一卦愚按六子正配前後序卦相連艮兌為少震巽為長陰陽或偏在上或偏在下惟坎離得乾坤之中氣所以先坎離而繼之以咸恒仍終之以既濟未濟一部易經始終只是八卦而已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取去

先儒謂夫婦一小天地故咸為取女之卦說文咸皆也彖傳以感釋咸義惟皆感乃為咸也卦體艮下兌上六爻皆得應感之正故曰亨利貞用以取女自无不吉禮云男下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方取之時尚未成婦故不稱婦而稱女至恒卦長男長女爻辭直言婦人夫子矣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說音義
與悅同

咸彼此相感之義有感而无應不可謂咸相感必以
心故咸加心而為感感中便含應字意剛柔以質言
感應以氣言舊注剛柔平對愚竊謂宜以剛感柔應
為義上卦本乾六自三往居上而為兌故曰柔上下
卦本坤九自上來居下而為艮故曰剛下二氣者山
也澤也全卦內外无不應故總而言之曰二氣感應
坤以三與上乾以上與三故曰相與止而說卦德也
男下女卦體也艮止則男之感也專兌說則女之應
也順所以亨所以利貞所以取女吉天地之感物以
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之化生天地交感之應
也聖人之感人以心和者无乖戾平者无偏頗天下
之和平即聖人感人之應也寂然不動者性感而遂
通者情凡感之為道不能感非其類觀其所感者
由感通之情引而伸之可以盡天地萬物之情也

愚按家人象傳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故聖人于卦爻往往取象焉上經乾坤之後繼以屯蒙屯有婚媾之文而以女子貞為美蒙有納婦之吉而以見金夫為凶于小畜則咎其反目于泰則許其歸妹于大過則厘老婦士夫之醜于咸恒則少男少女必感應以正長男長女必從一而終又以家人正內外以睽合異同以漸定女歸之期以姤致女壯之戒无非立其制而嚴其防蓋剛柔濟則陰陽和天道人道悉備中矣

于易道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程明道曰天地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愚按彖傳言咸言應大象則言受自我感則人應我受人之感則我應人爻取自我感人象取我受人感為義人知咸之為咸不知其妙在能受山以虛故能受澤心以

虛故能受人虛者人所得于天之本體中无私主无主故虛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為主感應之機室矣聶雙江云夫子于咸卦提出虛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而以至神贊之蓋本卦之止而悅以發其蘊二氏得之而絕念吾儒得之以通感愚按君子之虛只是全得此心本體任事物之來而我未嘗有將迎之念是之謂以虛受非致虛守寂之謂也陸象山有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虛也可移作注脚吾學與二氏毫釐千里之辨在此

初六咸其拇

子夏傳作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本義拇足大指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之象欲進而未能故不言吉凶愚竊謂初在下足不動拇豈能行因與四應四當心位故象申之曰志在外外者外卦也志在外卦心雖感而跡未應緣是止體但

以拇之道為感而已莊子所謂神行官止者歟一說初在止體之下宜靜不宜動今一念初起即逐乎外

跟脚不定如拇欲動之象不言凶咎者

聖人不欲以一念之始概其生平也

胡庭芳曰文王于兩體重在三上二爻以男女之正取昏姻之象周公于六爻又自人身取象以四當心位為感之主絕无象辭之意卦爻不同如此愚按夫子于彖傳大象極言感應之理與爻辭又不同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說文腓脛腓本義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二當其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愚按六二柔順中正爻何以言凶既凶矣何復云居吉小象如一雖字其義瞭然謂動雖凶而居則吉居則雖凶而不害以其順也凶與害相尋居與順相因能止其所則身安而腓不動可以易凶為吉矣柔順乃六二之本體故以此利導

之胡雲峯曰咸與艮皆取身為象咸六二即艮六二艮其腓不言吉凶咸其腓則曰凶者躁動故也居吉即艮其腓之謂在咸下體則凶如艮本體則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三不能自守而隨之故取其象愚竊謂九三以剛居剛本非詭隨之性因下與二比見二之咸其腓以為道在隨人從風而靡與世俯仰執其隨而不變殊不知往則致吝也內卦艮體艮卦以三為主爻故于二言腓即言隨二隨三而止也咸卦于二言腓于三言隨三隨二而動也小象亦不處正承二而言處字即二爻居字之義二在三之下而取

法乎下志主于隨二而不為先自謂處矣而不知亦不處也處與隨相反股雖止而志則隨豈能自守乎內三爻艮體皆不宜動而三之志在隨人流于汚下曰亦不處曰所執下惜之也亦鄙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胡雲峯曰爻言貞吉悔亡者凡四卦皆先占後象巽九五盛大壯未濟皆九四九居四本非貞而有悔故戒以必正則吉而悔可亡也愚竊謂貞悔皆從感上說貞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可知咸以四為主爻凡五爻之所感者皆四為之四者心位也在上下之間有往來之象此心忽而在拇忽而在腓與股忽而在脢與輔頰舌憧憧往來形容一片忙迫之狀人之一身自拇至舌皆聽命于心故曰朋從爾思不

言心言思者病其心失官而以思為主也四才剛位柔又入悅體故其象如此象曰未感害非謂无感則无害謂不貞而感則有害貞则无害其為感也未光大者言其憧憧往來但從感人上做工夫逐物之學也心體宜能

光明正大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亦作胝据經傳考之凡有兩解內則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胝鄭康成注胝與脢同脊側月子夏易傳在脊曰脢馬融云脢背也許氏說文亦同潘子醇曰咸其脢謂不見也程傳脢與心相背背其私心本義脢背月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以上俱作背解王輔嗣古注云脢在心之上口之下陸德明釋文脢今謂之三思臺動而迫飲食以咽有他思則噎與頰舌最為近比脢不能言假口頰以宣之則脢似在

咽喉間非背也王伯厚曰良言止可取諸背咸言感所取皆動物由拇而腓而股而心而喉之晦口之輔頰舌自下而上皆運用之物五獨取背似非倫類凡人將行未行則拇自振搖將言未言則喉中宛轉拇者動腓股之漸腓者鼓頰舌之先又一解也黃氏曰抄以為當以諸家與古注相參而義備今依後說按五與上比已發于心而未形于言慎其所感則不至于膝口說五之所以无悔也本義云志未謂不能感物愚竊謂五亦非无感者大過本末弱未字指上六正與此同謂五與上志相感其義較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膝口說也

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感人以言而无其實故象如此愚按輔在口中其骨彊或謂之牙車頰腮也舌動則輔應而頰隨之三者相須為用上居說終兌之口也爻辭不云口而云輔頰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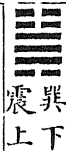
惡佞也深故取類也徧多言之人招尤取憎不問可知故不言吉凶夫以言感人其感已淺然如蘇張輩全無實心專以口舌為事指陳利害亦能傾動

一時所謂膝口說者也說文膝張口逞辭貌

張元祐曰人之相感無過言行二端下卦拇腓股行之象也以靜為善上卦肱輔頰舌言之象也以寡為吉四居中心以虛而靈故不言心心虛則拇腓等節皆靈心不虛則拇腓等節皆妄若徒在形骸上周旋自頂至踵无一而可周公取象立言之旨也愚竊按爻之吉凶皆係于止與不止其就人身取象各因其位之當不當不必論應不應蓋拇與心腓與肱股與輔皆不相應者也

咸恒二卦剛柔上下二體極分明咸少男在少女之下男先乎女而昏姻之道成恒長男在長女之上夫尊婦卑而居室之倫正据反對卦看則恒下卦之巽上而為咸之兌恒上卦之震下而為咸之艮此咸之

柔上剛下也咸下卦之艮上而為恒之震咸上卦之兌下而為恒之巽此恒之剛上柔下也京氏傳謂咸自否來以否上之剛下居于三三之柔往居于上為柔上剛下恒自泰來以泰下之剛往居于四四上之柔來居于初為剛上柔下本義則謂咸自旅來柔上居上剛下居五恒自豐來剛上居四柔下居初說各不同今按兩卦彖傳但言上下並無往來字樣似不必作卦變說只据反對看可也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傳恒常久也恒而不亨非可恒之道所謂可恒之道又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徐進齋曰恒有二義有不變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不變之恒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愚按卦彖先言亨而後言无咎者六爻

雖內外相應而初二四五皆不得位三過剛上過柔皆失中道故必亨然後无咎又必利貞然後利往所謂變而動不失其常也天地間可常之道妙處全在乎變一動一散至變者莫如雷風而卦名取此蓋物未有窮而不變者待其窮而後變則有變之迹非所為恒矣利有攸往者及其未窮而變則終始相受循環无端彖傳所謂終則有始也

象數論曰迅雷疾風天道有時而變聖人謂此雷風相與之常耳知雷風之為恒則知往來古今不離俄頃而恒之道得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卦與咸反對剛上柔下解見前卦愚按大傳云雷風相薄此云雷風相與薄者兩相激射之義與者互相助成之義巽而動承雷風相與來剛柔皆應承剛上柔下來剛上柔下其分正雷風相與其氣通巽而動其事順剛柔皆應其情交此卦之所以為恒也亨者以此无咎者以此利貞者亦以此久于其道即上四者之道聖人恐人不知道之所在故曰天地之道恒久不已明道配天地所以能久也不曰始終而曰終則有始者以卦體觀之巽下震上陰陽之始也陰自巽生至坤而終矣一陽生于下而為震陽自震生

至乾而終矣一陰生于下而為巽以咸恒反對觀之
陽終于艮而震始之陰終于兌而巽始之所謂天地
之道恒久不已者如此本義以終屬久于其道以始
屬利有攸往似不若以久道統終始免得分配也以
下六句又承終則有始說到所以成其為恒處日月
以一日言四時以一歲言天行一日一周而日月因
之以久照故曰得天天氣一歲四變而四時因之以
成歲故曰久成聖人之久道與日月同其久照四時
同其久成故曰化成咸云化生屬天地此云化成屬
聖人天地生之而聖人成之也天地萬物不外此恒
久之道道不可見而雷風之相與飛潛動
植之相應即是其情豈不昭昭在目乎
愚又按彖傳言終始者凡四卦除純乾外蠱少男少
女恒長男長女歸妹長男少女皆有夫婦之義焉所
謂人之
終始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邱行可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立不易方方乃理之不可易者吳臨川曰雷之起每歲各有方風之起八節各有方周而復始常然不易愚謂方字與艮大象思不出位位字義同惟道所在初无定位隨時隨地皆有不變之方王陽明曰君子體雷風恒之象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不可易之體得其解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愚按初為長女之主四為長男之主夫婦也初以陰居陽巽性務入浚恒之象浚者深也取浚井之義與四本正應故曰貞貞則何以凶而无攸利蓋初之病正坐以貞自負天下固有理本正而行不通者无攸

利與利有攸往相反乃其凶處象申之曰始求深凡浚井者必由淺而入深求之于初失在太驟俗所云一坎思掘井正是此義先儒謂凡未信而諫若賈誼京房劉蕡皆交淺言深者也愚又謂人情物理由淺而深則其深為可久不獨夫婦君臣也朋友亦然陳餘謂張耳曰不意君之望臣深兩人凶終正以此求者責望之私始求更有欲速之病施之倫類无一而可者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沙隨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本爻皆不著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舊注謂久于中故悔亡愚竊謂既久中矣焉得有悔周公因二以陽居陰失位故宜有悔未嘗明言悔亡之由夫子推原其義曰能久中以見六爻惟九二獨具此恒德非剛中者不能能字有工夫有力量諸爻皆不能中不能久可知久而不中者

初四上也不久不中者九
三也執中无攬者六五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
也

本義過剛不中志在從上不能久于所故有此象愚
竊謂三以剛居剛非无德而不貞者但當巽之終而
近乎震巽為躁卦以剛躁處上下之交雷動風從豈
能久于其所故為不恒其德之象不言凶言羞者以
凶懼之不若以羞動之或者不知其所自來分明是
自家惶愧之狀周氏光德曰无德而不恒不足責也
惟不恒其德則人將以其晚節誅其生平故雖貞亦
凶程敬承曰羞者内愧已外愧人无所逃于天地之
間故曰无所容黃正憲曰无所容者公是公非在人
十目十手在獨二語尤明快一說三與上應上體震

動不恒其德者也三以當位之剛自下應之意在爭
救上既振恒安能容受故羞辱及其所承此陳之洩
治唐高宗時之褚遂良也若九三自不恒其德何以
云貞而吝乎又是一解愚又按論語引此爻辭占注
云无恒之人易所不占是從卜筮作解竊謂夫子此
言是就巫醫一流而說非謂易之爻辭多因筮占立
象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來矣辭曰震為大塗田象下卦巽為雞禽象四已離
巽位无禽之象師六五所應者九二之剛實故有禽
本爻所應乃陰虛之初六亦无禽之象愚按三好事
而无成四以剛居柔是必欲終所事者于田志在得
禽亦恒情也但已入震體震位本在初今居四則處
非其位非所據而據焉妄意久當有獲豈知守株待

鬼安得禽乎夫子惜其以有用之心用之无用地故作喚醒之辭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

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程敬承曰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本義謂以柔中應剛中常久不易乃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宜今以爻辭合小象看二與五正應二悔亡而五恒德皆久于中而貞者但二以下應上猶婦人從夫乃是正道五居君位猶夫為家督有制義之權者也義之與比惟變所適若亦守從一而終之義是夫從婦道矣故此凶而彼吉李之翰曰恒以常為體以變為用偏于變通是不恒其德偏于執守則為婦人之恒愚又按卦體長男長女當以初四兩爻為夫婦而于五言之漸之夫婦則不言于二五而于三四兩爻言

之各就卦之内外以明卦之大義而不盡拘爻位皆變例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本義振者動之速也震終則過動居上非其所安愚竊謂居上之道安靜所以養恒久之福今在震體之上以陰居陰宜靜而動振作不已終身駭驚則以振動為恒凶可知矣夫雷之鼓動萬物暫而不測也振其可恒用乎上之意在好事喜功聖人探其意而折之不但曰无功而且曰大无功上不利于國下不利于民王介甫之新法是也

陸庸成曰貞者咸恒二卦之權輿也貞于咸以无心而為咸貞于恒以立心而為恒然咸之所貴者虛也諸爻各執一以為感則不虛矣恒之所貴者方也諸爻皆隨地以為恒則非方矣故二卦之象皆有完義

而二卦之爻
皆无全德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卦以四陽在上得名離卦傳云遯則退也非以避為
退乃善藏其用不露圭角之義程子謂甯武子能沉
晦以免難是已二陰在下正道未至全滅君子以為
尚有亨道焉小利貞亦遯中之事程傳云陰之始長
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故有小利
貞之教未嘗分君子小人也本義則云君子能遯則
身退而道亨小人則利于守正愚竊謂小利貞即本
卦九三象辭不可大事之意遯與大壯反對大壯象
曰利貞此加一小字以見君子當此時大權既不在
我務在勤小物矜細行舉動皆合于正使小人无所

伺吾隙而已胡仲虎曰卦以四陽得名名卦必以陽為主胡雲峯亦云聖人于陰卦主陽為君子謀也小字似不當作小人解小入方用事時宜能遯又宜肯遯哉

京氏辟卦遯為六月之卦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而亨者身雖遯而道則亨也剛指九五中正故曰當位應謂六二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先儒多謂當其方應而即行是遯之機會愚竊謂聖人之于天下雖知道之將廢宜忍坐視其亂而不救靜看機會與時偕行與遯跡長往一流固當有別二陰雖有向長之勢未便驟長必且以漸如水之浸物未便濕透猶

冀維持挽回所謂小利貞者扶持使未遂成否之世界也君子之出處所關在世運人心豈其潔身獨善決去惟恐不速哉時義之大非贊詞乃嘆詞也時從外遇義自中裁蘇紫溪曰遯宜聖人好為隱逸惟時而已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遯則吉固志則莫能勝失時者窮故尾則厲係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若是其切有得于時則離羣而往固遯也即同世而居而心无所欲亦遯也无得于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愚按天下有山相去遼絕只是占得地步高天不自以為高自山仰之而見其高天无絕山之情山自无援天之路君子體此象以天道自處曷嘗峻拒小人遠之云者正使小人日在前而對面相遯欲近我而

不得也不惡者待彼之禮嚴者自守之
堅遠小人艮止象不惡而嚴乾剛象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易之取象例以上為首下為尾本義遯而在後尾之
象危之道也不可以有所往先儒謂初二兩陰爻皆
小人也今從之陰方長則陽當遯遯者陽而尾之者
則陰也四陽將遯初尾其後或搜其過于謝事之餘
或摘其短于身去之後皆尾象厲勿用有攸往
則指陽而言君子尚非可遯之時往則犯災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音脫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

莫之勝說程傳說字從本音作不可勝言解本義以
中順自守人莫能解說字作脫字解黃氏日抄謂當

從程胡雲峯曰五在上得中二以中順固結之有黃
牛革之象莫之勝說喜二之從五者固也二承三故
執之今依本義作脫二柔浸長蓋迫陽以必遯者然
居艮體應五而比三不以勢相加而以術相籠絡固
結遯者之志使不得去小象固志二字正解莫之勝
說曰執未免有束縛之意曰黃牛之革則柔鞣堅牢
使君子欲脫而不能
此小人作用之巧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本義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
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于小人惟臣妾則不
必其賢而可畜爾愚又謂三與上无應而下與陰同
體中爻互巽為繩係之象二以私情相結三未免瞻

顧不能決病在纏綿牽戀故有疾而厲夫子于疾字下又添憊字以形容困頓之狀蓋係之道用以畜臣妾則吉若士君子出處大事亦同于泰養私恩此處不知壞了人品甚言係之不可也一說九三一爻砥方進之二陰為成卦之主關係極大故曰係遯自三以上至否四則莫可挽回惟曰有命而已故遯三之畜臣妾當時未必見信迨畜之不得而至于剝臣妾以宮人寵矣是故三之係甚難而心甚危有三之係而後有四之好五之嘉有三之疾憊而後有上之肥如此看係字見解議論俱濶大別是一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聲

好字本義作去聲謂有所好而能絕之愚竊謂當讀上聲四與初雖正應而上下異體相去稍遠與三所

處之位不同不以應之故而有所係戀及彼此交好之時飄然遠引所謂好遯也然惟剛健之君子能之若小人則不然矣故曰君子吉小人否否者不然之謂非否卦之否也觀小象可知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傳云遯非人主之事故不取君位五以剛中正應二柔中正故曰嘉是去得恰好時節自然貞吉胡雲峯曰非正應而相昵曰係以中正而相應曰嘉隨九五孚于嘉因六三之係而見也此之嘉遯亦因三之係而見愚按嘉者禮也始以禮進終以禮退小象于二曰固志于五曰正志二之欲固者即五之志五之所正者已之初志也由其居中得正故其象如此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本義肥者寬裕自得之意愚按卦體二陰四陽三與二初同體四與初應五與二應故三言係而四言好五言嘉上无所應故言肥心廣體胖身之肥也又按肥古本作𦉰一作蜚史記封禪書乾稱蜚龍張平子賦欲蜚肥以保名則以肥為飛義今不取肥與疾慊相反三因係致疾上因遜而肥有係无係之別也既无所係遜復何疑三疑于所比四五疑于所應從來君子小人之隙皆生于疑我无所疑于心人无所疑于我鴻飛冥冥安往而不利乎大抵遜之時貴乎遠四陽以次漸上係不如好好不如嘉嘉不如肥愈遠于陰者愈善也

愚又按卦名以陽避陰故先儒多以初二兩爻屬小人細玩六爻爻象多就君子看亦可初六位卑地下跡遠于要津其象為尾如柳下惠為士師梅子真為吳門市卒當危亂之世不犯難行亦无災害時可以

遜而不必遜者也六二柔順中正與九五正應彼此交情方固黃牛之革與革初取象同彼當革時不可有為此當遜時不可得脫心欲遜而勢未能遜季札子臧是已九三過剛不中與二陰同體遂巡係戀至與臣妾一例見畜夫富貴利祿士君子之厲而臣妾之吉也此時當遜而勢不能遜大夫種是已內三爻艮體主乎止故其象如此九四以剛居柔與初正應相好而无相尤小人處此方為情愛所暱君子則以義在當去急流勇退其范少伯之于越李鄴侯之于唐乎九五陽剛中正下與二應恬退之志至此得遂及時而行進退以禮不降不辱其子房二疏之于漢乎上九身處遠外遜世无悶獨斷不疑在上古則巢許務成在後世則四皓魯二生其人

張彥陵曰人情難退用黃牛以固志曰嘉曰肥欣然高易退之風人情好進危羝羊以勗貞曰羸曰艱凜

然示難進之戒繫傳所以云大壯則止遯則退也此兩卦反對之義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壯從士
不從土

卦名加大字者惟大有五陽大畜大過大壯皆四陽蓋陰陽之勢至三而平分至四而極盛九四一爻為成卦之主乾陽自內上升而震動于外宣非大者之壯姤一陰始生即曰女壯陽動于復長于臨交于泰至四而大壯天下未有大而不正者聖人慮陽之過盛故戒以利貞以北宋事觀之慶歷之壯君子失之疎元祐之壯君子失之急只自恃其壯便非貞玩爻辭陽爻皆以居陰者為吉以陽居陽者為凶為厲其明義自

按十二辟卦大壯為二月之卦而爾雅以八月為壯疏云八月得辛則為塞壯其義在所未詳疑事无實攷再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愚按本義陽長過中過中二字便帶憂危之意大壯其可恃乎天地間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然剛而不動亦无以見其壯惟剛以動故壯大者壯以勢言也初二三四陽爻皆言壯五上二陰不言壯大者正以理言也正大二字承上大者正說來不平看惟正所以成其大復見天地之心陽氣初動也大壯見天地之情陽氣發于上也天地未嘗无情只在正大處見得成恒萃三卦皆見天地萬物之情大壯止言天地

者萬物不能同
天地之正大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雜卦傳云大壯則止遯則退也雷在天上乃其發越
時如何能止先儒謂當壯往之時當以能止為正君
子以非禮弗履處壯之心猶之處遯之心也愚又謂
此君子克己自勝之學非禮之私潛滋于隱微之中
勇者无所用其力直須從起念處制縛
得定銷鎔得淨方能不形于動履之間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凡爻之言趾者多在初爻先儒謂大壯第五爻變則
為夬故兩卦取象同壯趾在初銳于始進征則必凶
以其陽剛居正故有孚愚按諸卦凡言有孚者多无
凶象既凶矣何以又云有孚蓋初以剛居剛與上无

應專以盛氣加人而无真誠之意故爻辭教之有孚欲其積誠以動上也小象不論其征不征凶不凶只是壯于趾雖有孚而亦窮如漢之黨人宋之太學諸生身居卑下挾其壯往之氣欲上除君側小人客主之勢相去甚懸適足自取禍敗是因孚以致凶者也故曰其孚窮匹夫匹婦之諒聖人不取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中而不正爻辭謂之貞吉者呂伯恭云直指大壯之體愚按初壯趾三羸角九二上不在角下不在趾居下卦之中故小象歸本于中可見壯非猛厲之氣只在剛柔得中而已以剛居柔而又得中且與五正應即此便是貞吉本義謂所處得中猶可以因不失其正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夫子之言明白了當似不必多生回護轉折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愚按大壯與遯反對遯之九四即大壯之九三故兩
爻並舉小人君子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與遯四君子
吉小人否語氣相似而意相反石介云壯惟小人用
之君子則否極合爻辭之旨趙汝楨曰孔子慮後世
疑爻辭兩用字小人與君子皆有所用故去其一云
君子罔按釋文以无訓罔與此正合君子罔言君子
則无之也若依舊注視有如无為君子過于勇之象
則君子亦鹵莽人耳與用壯者何異乎三以剛居剛
正而不中故以貞厲為戒羝羊二句又是貞厲之象
羝壯羊也屬陽中爻自三至五互兌三四兩爻皆有
羊象震在上為竹為荏葦藩象觸藩用壯之象兌為
毀折羸角之象九三居乾體之上與上六應羊即九

三藩指上六三為壯羊其氣盛上為純陰其謀深聖人慮三之恃壯而輕敵也故戒之曰小人則用壯君子則不用若用壯則雖貞亦厲為羝羊觸藩羸角之象矣夫羊之好觸恃其角耳觸藩而羸總見壯之不可輕用三四兩爻先言貞厲貞吉後言觸藩決藩亦爻辭變例也

錢國瑞曰遯而係二柔則億大壯而觸二柔則羸剛大而以柔小為觸非正大之動而傾危之動矣楊誠齋曰羊喜于鬪而狃于勝喜于鬪故技止于一觸之勇狃于勝故怒及于无心之藩張元祐曰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返士君子當為神龍不當為羝羊當蕩除城府不當自樹藩籬自壞頭角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愚按四入動體為羣陽領袖成卦之主在此爻以剛居柔與九二同故爻詞亦許其貞吉從容以進必无失錯故悔可亡藩決不羸承上丈而言三前為四所阻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角不羸矣不但此也抑且壯于大輿之輓乃衆陽合力之象輿之行也以輓輓壯則車強陰為陽之藩陽者車之輓藩決則彼壅既通輓壯則我進有力小象所以云尚往三陽在下至四然後尚往蓋合乾健震動而為往則前此之未宜往明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程傳羊象羣陽並進六五以和易待之使无所用其剛是喪羊于易也本義依王注謂羣陽自失其壯愚竊按五與四比兩爻合看羊常指四今從程傳詳釋之大六有六五以柔乘剛象曰易而无備本爻亦乘剛

喪羊于易即易而无備之義九四率諸陽動而前進
五欲與爭勝其勢甚難惟坦然平易用柔中之道接
之五不設藩羊將誰觸壯者至此自失其壯而羊喪
矣以柔居剛位雖不當而无悔柔能御剛也蓋此爻
變則為夬夬之羊指上牽之者九五也大壯之羊指
四喪之者六五也聖人于陽爻論用剛制柔之道于
陰爻論用柔御剛之道如此楊誠齋曰六五當衆陽
強盛時能使之帖然自喪者以柔順和易之德調伏
之也故无悔黃氏曰抄据小象言位不當則居羣陽
並進之衝為其所決似矣若能以柔勝剛宜曰位當
宜得言位不當耶與旅卦喪牛
于易義同兼存其說以備攷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
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其質本柔又不能
遂其進愚按上居震末與三正應牴羊九三也上與
五同是陰爻不能如五之御四乃設藩以受三之觸
不退不遂正是九三觸藩之象自三言之不應觸上
之藩自上言之不應羸三之角未有羊羸角而藩不
壞者彼此兩敗俱傷之象故曰无攸利艱則吉艱字
與前爻易字相反兩陰爻一為其易一處其難上之
不詳其猶有易心乎惟反其易者而為艱則吉而咎
不長詳者熟思審處之義凡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
以為艱則詳矣不詳是壯時之病艱是處壯之藥
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无壯大者正
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兼
言吉貞之全也

錢國瑞曰遯之上三爻皆以遯為亨惟三可畜二柔
為臣妾以一體合止之故大壯之下三爻皆以貞為

利惟四可以輟二柔為大輿以一體合動之故可見
主君之權在我乃所以成其時行運轉之機在我乃
所以成其剛動



離上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取進為義卦體離上坤下下柔順而上文明以世
道言乃可進之時也豫言侯以震晉言侯以坤坤臣
道也康侯侯之能安民者即考工記所謂寧侯坤為
牝馬為衆錫馬蕃庶之象離為日而在上君德也晝
日之象三陰在下三接之象本義多受大接而顯被
親禮是已愚又竊謂卦辭蓋古觀禮也錫馬蕃庶諸
侯以禮觀天子之事晝日三接天子以禮接諸侯之
事按觀禮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

之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國名馬必十匹用成數敬也又尚書康王之誥太保畢公率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奉圭兼幣此朝覲用馬之證曰用錫者如九江納錫大龜禹錫元圭皆以下奉上之義再按覲禮侯氏坐取圭升致命成拜乃出覲畢又升致命成拜降出亨畢王勞之擯者咸升成拜降出升拜者凡三周禮掌客上公三享三食三燕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左傳晉文公朝王出入三覲皆晝日三接之證六五之君以文明出治而三陰以順德承之明良一心安靜以養和平之福故為朝覲燕享君臣之卦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火在天上其明最盛故名大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
故云大明順而麗乎大明總言內外卦德柔進而上
行本義作卦變看謂自觀來六四之柔上行至五愚
竊按易述曰柔指坤之六三出地上而親附離日也
似當從此解今据其說詳發之柔字兼坤三爻進而
上行則專指六三一爻初二視三為進退三進則諸
柔並進矣象傳言柔上行者凡四噬嗑睽鼎皆言得
中故上行指六五本卦但言上行而不言得中是離
明在上為君而六三為上行之侯三坤主與上正應
小象于三云志上行猶云志在上也似不必說卦變
卦變之說本于虞翻蜀才謂四五兩爻互換是已然
同在外卦何得云上來矣鮮謂明夷下卦之離進而
為晉上卦之離內外同
是離體亦非卦變之例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卦體坤下離上大象但取離明之義置坤不言胡庭
芳云只取卦之重者不必盡論兩體也愚按雜卦云
晉晝也本卦與明夷反對明入地中則為夜晉乃初
出之日明夷曰用晦則晉用明可知君子觀明出地
上之象知吾德本明吾自昭之即明明德之謂而用
明之道具是矣吾德既明然後能知人書曰能哲而
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詩曰爾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故明主能用小人闇主
不能辨君子潘雪松曰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之
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愚又
謂君子以明德為體到得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總是自昭之極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

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推之象愚竊謂當晉之時陽剛者往往欲速躁進初最下以柔居剛推者斂抑之義雖與竊位之四相應嫌其不中不正不肯因之以進而深自斂抑兩如字是摹寫其難進之狀即此便是貞便是吉罔乎以下本義云不為人信當處以寬裕則无咎愚又謂罔乎有吾斯未信之意初不急求人知進退綽然有餘乃所以成其貞也何咎之有象申之曰獨行正以見位雖不正獨能行正而不隨人步趨似非欲進而見推于人不為人所信之義未受命嘉其未因四之應而受命于公家也若受命則為鼯鼠輩之私人矣張元祐曰人有志于功名而比匪枉道如柳子厚劉禹錫之徒一蹶不收亦急功名之殷鑒而初幸无是也合觀爻象辭其義昭然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

福以中正也

本義謂二上无應援故欲晉而愁愚按初三四上皆剛柔相應二獨與五无應雖居臣位介然自立不以為喜而以為憂有愁如之象即此便是貞便是吉然柔順中正終必受知于五蓋我能自守其貞君之寵任方承受得起六五柔得尊位故稱王母介福即錫馬畫接之屬初曰未受此曰受其得位可知司馬君實蘇子瞻之遇宣仁太后彷彿此爻張忠定謂寇萊公用太早仕太速蒼生无福可見仕進之際迂回遲重非徒身名俱泰君民亦將共食此福也小象推言受福之由曰以中正錫福自王受福自我豈倖獲哉合兩爻論之初不肯躁進者也二不喜驟進者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先儒多謂三不中不正宜其有悔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為衆所信而悔亡愚竊謂三居下卦之上處順之極近比于四將毋謂鼫鼠之黨以其形跡可疑故有悔然而衆允之者此非以形迹論也獲上信友全憑此志與上正應志在上行人皆信其无私衆有何疑已復有何悔初之問孚衆未允也二之受福猶有待也三則可以進而上行受三接之寵矣彖傳曰柔進而上行彖曰志上行二句正相應晉與升皆柔德用事之卦升初曰允升彖曰上合志晉三曰衆允象曰志上行義類正相似升以初為主爻晉當以三爻為主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先儒謂當柔進之時四獨以剛進故于貞為厲愚竊謂自二至四中爻互艮為鼠自三至五中爻互坎為

隱伏四處大明之下坤晦之上晝伏夜動皆鼠象陽
大陰小故曰鼯鼠許氏說文鼯五技鼠本義不中不
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故有此象愚又竊謂卦義取
晝日鼠夜動而晝伏非若康侯之晝接者當晉之時
人人有向明之望所尚者柔德九四以剛居柔近與
五比竊據高位以阻諸賢之進離下而上首鼠兩端
卦中之小人也雖貞亦厲況位不當者乎按鼯與碩
同詩碩鼠所以刺貪也胡雲峯曰解以陰居陽象狐
晉以陽居陰象鼠狐性疑當
去其疑鼠性貪當去其貪
朱康流曰此與豫九四皆下據三陰上承柔主于豫
之六三曰位不當九四曰志大行于晉之六三曰志
上行九四曰位不當象同而義則相反何也豫之三
陰四得而有之故以得衆為四功此之三陰四不得
而有之又豈得而阻之不得而有之故以上
行為三美不得而阻之故以阻衆為四責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

慶也

先儒多以六五陰居陽位宜有悔愚竊謂諸卦之主德尚剛惟晉之主德尚柔賢人並進寬仁足以有容內卦三陰與五同德皆有順五之意而為九四所阻五之左右四貪而上亢宜有悔矣而悔亡者以其柔居尊位離為明主人才本五所當得因四之蔽賢而失之然不足以為憂也恃知人之明往而求賢則吉无不利象申之曰有慶人主之慶莫大乎得賢六五一爻主賢才之進者也

楊誠齋曰晉之主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若使初出之朝日遽如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早燬矣乎惟柔故明而不察蓋日之為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為明柔則容剛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

主也宜其福之盛也
孰謂柔而不立哉

胡雲峯曰彖惟升言勿恤豐言勿憂爻則泰九三家
人九五萃初六皆言勿恤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寬之
之詞也有不當憂者
勿恤戒之之詞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
道未光也

蘇紫溪曰上九失其柔順之道不能渾然不露圭角
故有晉角之象黃氏曰抄凡伐邑皆釋為自治朱子
謂伐邑皆是用之于小按世无稱兵自伐其邑之理
釋為自治恐未安古者侯國之大夫有采邑或有不
順者則伐之故為伐邑鄰國相侵則為伐國古有此
事故有此語合從未說愚又按上爻言角者惟晉與

姤姤之角所以柅方孚之羸豕晉之角所以伐已進之鼯鼠離為甲冑戈兵伐之象九四乃城狐社鼠邑之象君側之惡難除故厲伐所當伐故雖危亦吉而无咎然不用明于前使四不得進迨既進而後伐之故雖貞亦吝重離上九火逾上則照愈遠王用出征何等光明正大此處晉之終餘光无幾不足以照天下僅可用以去私人非出征正邦之比故曰道未光

趙汝楬曰卦以柔進得名故柔爻多吉初極下二猶在地皆欲進而未能三始出地上率眾柔俱進晉之為晉六三當之五為接柔之主四以剛居下上以剛居外嚴毅如角不得不伐以正之此六爻之情也



明夷利艱貞

雜卦傳云明夷誅也本義訓誅為傷以世道言明入地中時方幽暗君子无不受傷者論卦德則內明外順又為君子不受傷之象合六爻觀之自初至五皆用晦之臣傷之者上也利艱貞者利在艱難以守其貞君子之處患難總離不得個正道艱字內有多少委曲多少痛苦難以告人處先儒或以明夷為日食之卦似乎傷之義有合可備一解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本卦與晉反對一出一入明晦分焉全卦是事暗君之象周公爻辭只于第五爻說箕子自夫子觀之謂當文王與紂之時故先言文王後言箕子內文明而外柔順乃統言卦德非謂文王因此以蒙大難謂文

王所以蒙難而不受傷者內文明而外柔順也明即是貞晦明處即是艱內明外順即是晦其明晦明而明在內即是志之正何謂志忠君愛國之心也邱行可曰文王得全卦之義故以卦德歸之箕子得一爻之義故以爻辭歸之張幼子曰大難關天下之難內難家難也此文王與箕子不同處本義以文王配卦名以利艱貞專指箕子愚竊按文王箕子所處之地雖不同其為艱貞一也釋經者試移彖傳利艱貞晦其明也二句直接明入地中明夷之下而以文王箕子證明艱貞之義詮釋便自了然此說出張氏困學記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呂伯恭曰用晦者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暘谷之明愚竊謂王者御宇自治則用明莅衆則

用晦故昭明而明全晦明而明全晁旒以蔽目黠續以塞耳初不以察察為明而極其用至于明四目達四聰惟其藏明于晦故能用晦而明莅衆以離照坤也用晦以坤養離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
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王注初處卦始最遠于難絕跡匿形不由軌路故曰于飛懷懼而行行不敢顯故曰垂翼志急于行饑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曰主人有言蘇氏易傳曰飛而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方其未去也垂其翼何其緩及其去也三日不食何其亟楊敬仲曰三日不食義當速也君子未嘗著已意于其間苟彰彰然著其引去之迹是為有攸往人將有言矣愚又竊謂中爻互坎有飛鳥之象

義在當行寧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寧有言而不可以不往總見君子決去之義穆生去楚中公白公非之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馮元敏曰辭豐而就約則愚者悟未傷而先遯則愚者疑宜其有言也聖人特為說破欲君子不以人言介意小象專釋不食一句而以義斷之其旨深矣愚又按易于君子去就之義皆在初爻賁初之義弗乘明夷之初不當食而不食亦義也卦皆下離決去就之義于早非明者不能黃氏日抄云有以垂翼不食皆為傷困之極與義不食之意不合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愚按二居卦中當用事之地與垂翼者不同夷股則支體已受傷矣中爻

互震坎皆有馬象。拯傷非力弱者所能。必馬壯而後吉。吉者何？免禍而已。此爻似文王出羑里之象。西伯乃紂股肱之臣。夷在右，傷尚未切。闕天之徒，用文馬九駟以獻。紂乃得釋，非用拯馬壯乎？六二柔順中正，故小象申之曰：順以則順，而不以則特苟且倖免耳。大雅稱文王曰：順帝之則，此之謂也。順以則單釋吉字，但說卦傳巽為股，而此為離象，殊不解所可知者。二四兩爻皆以陰居陰，故一言左股，一言左腹，豐九三以陽居陽，則曰右股。易道左陰而右陽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本義謂以剛居剛，在明體之上，而屈于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成湯

起夏臺文王興姜里正合爻義後儒或以此爻屬武王愚竊謂此文王伐崇之事也離為火南方之卦又為兵戈狩之象助紂為惡者崇侯為首故云大首史記文王得專征伐三年然後伐崇崇不降退而修教因壘而降非得其大首不可疾乎貞即艱貞之義象曰南狩之志言其志在去害安民大得者大得民心也當三分有二之時猶服事殷文王豈以南狩為快心之舉乎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程傳以此爻為奸邪得君之深愚按爻象皆无貶詞正合微子去商適周之象下三爻離與坤異體異姓之臣也故曰翼曰股四與上同坤體同姓之親也故曰腹曰心坤為腹離為大腹自離而入于坤也本義

謂朕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于
遠去之義胡雲峯曰坤偶有門象出門庭猶可去而
出于坤也獲明夷之心微子自靖出門庭微子行遯
也愚竊謂微子紂之兄也在門庭之內似无可去之
理故不曰行而曰出尚書所謂遜荒也蓋微子知紂
之必亡而密謀于箕子比干箕子勸其行遯以存商
祀而微子之意始決故曰獲心意也義在尚書微
子篇遜荒之心何等艱苦似非得意遠去之義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朱子云爻辭箕子蜀本作其字俞氏云不敢顯稱微
其詞也孔子于彖傳顯稱之後遂于爻辭作箕子胡
雲峯曰處明夷之時為微子比干易為箕子難微子
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再死此殷有三仁而
爻獨以箕子言之愚按彖言利艱貞爻不言艱者箕
子之內難其艱自不必言既值箕子地位當為箕子

之貞故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象言明不可息謂其委曲以冀君心之悔悟即在萬難艱苦中耿耿一念未嘗間斷使箕子之明不晦則身不可保其明遂至滅息矣夫子特深贊之不復申艱貞之戒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本義以坤陰居不明之極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致自傷而殞厥命先儒多以此爻為紂亡國之象愚按晦而明者外晦而內明不明晦者似明而實晦紂之知足拒諫言足飾非自以為明晦莫甚焉故曰不明晦登天在位之象入地失國之象失則二字與六二順則相應順則所以為文王失則所以為紂黃氏日抄云明夷之極是日入于地故曰不明晦日之初登于天後乃入于地一失其中則尚如此人宜

何如自畏矣釋
經意特含蓄

愚按他卦以五為君位惟明夷以上爻為君總而言
之君者元首也賢才羽翼也羣臣股肱也大臣腹心
也羽翼去股肱傷心腹離元首可知矣雖在暗世猶
有君臣之義此六爻之情也析而觀之伯夷避紂有
于飛象在下故垂其翼于行不食讓孤竹而逃非不
食周粟也姜里之囚股肱之蒙難者雖小有傷而終
得脫夷肱用拯之象文王既免難得專征伐南狩之
象微子乃腹心之臣出門庭者抱祭器而歸周也箕
子與暗君最近不為微子之去則將為比干之死不
得已而託于佯狂尤用晦之極難者故獨以卦辭歸
之紂初居天位後至覆亡非登天入地之象乎周公
特不忍斥言故合反對兩卦而以晦明出入結之獨
不及比干者明夷之
世貴艱貞以自全也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爾雅室內謂之家愚按一家之中通男女而言謂之家人卦象獨言女者巽長女一陰在下而順今居上卦之下離中女一陰在中而明今居下卦之中巽四離二皆得爻之正位執柔道以順三五之陽剛故曰女貞長女上而中女下亦二女同居之象不為睽革為家人者以其貞也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外卦主當屬此爻貞雖在女女之貞男之利也故曰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雜卦傳云家人內也蓋天下以國為內國以家為內家以女為內本義所謂欲先正乎內周子所云家人之睽多起于婦人故彖傳先言女後言男愚按本卦與睽反對在睽卦九居二而六居五內外之位皆不正此則六居二故曰女正位乎內九居五故曰男正位乎外內外二字有不相侵越之意論成卦之象則取乎女論正家之道則重在男剛柔之分明倡隨之理得上天下地之象不過如此故曰男女止天地之大義也男女只就卦畫說不論卦體一家之人不外父子兄弟夫婦故下文詳及之一說本卦陰爻皆居陰位故曰女正位陽爻皆居陽位故曰男正位不論應與以陰陽相比為夫婦二為內卦之主三居二上則為離女之夫四為外卦之主五居四上則為巽女之夫于義亦可通但脫却初上兩爻耳

嚴君本義云亦謂二五胡雲峯曰在男女則九五六二皆正在父母則九二之剛可謂之嚴六二之柔未必能嚴故夫子發彖辭言外之意龔汝修曰治國如家稱父母焉治家如國稱嚴君焉趙汝楙曰父義母慈何以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潰上下之分底子弟之過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俱嚴然後內外各盡其道也愚按嚴非疾聲遽色之謂正即所以為嚴舍正以為嚴則嗃嗃矣上九之不用威而如有威嚴君之義正家之道也

本義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以此象胡雲峯曰齊家以正倫為本上父初子則父子之倫正矣五夫四婦三夫二婦五兄三弟夫婦之上下分而夫婦正兄弟之上下分而兄弟正矣特父子之上下相去甚遠故其分嚴卦以女正為利故夫子發言外之意謂男女皆當正也愚又按一家

之人以父母為綱領家道之正不正視父母之嚴不嚴正家而天下定不是說效驗謂化從近始也正天下易正家難正婦女尤難然則如之何
曰正女以男正男以身正身以言行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聲行去

注疏巽在離外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還復生風內外相成有似家人之義愚按風自火出即中庸知風之自之義君子觀此象而知風化之本自家出家之本自身出近裏著已只在言行不苟父子兄弟足法耳有物者言之不虛有恒者行之不變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胡庭芳曰能閑于初僅可免悔初之不閑悔將若何愚按周禮虎賁氏王舍則守王閑注桎恆也說文閑

闢也門遮也多取分別內外之義初以剛居剛則得正離體則具先見之明防閑在初自无後來之悔象申之曰志未變以見一門之內尊卑大小未免人各異心當于有家之初及其志未變立法預防不至踰閑蕩檢乃得悔亡顏氏家訓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已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本義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愚按自二至四中爻互坎中饋象周禮注進食于尊者曰饋在者不出其位也遂者自行其意也即公羊傳大夫无遂事之義古者君婦之職與于賓祭采蘋之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斯干之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舍中饋而外婦无遂事矣是謂之貞吉順以巽先儒多以爲事夫之道愚又按家人有父子則有婦姑兩陰爻二在下婦也四在上姑也四入巽體曰順在位二之

順以巽婦承姑德也
小象兩順字相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

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嘻嘻者嗃嗃之反愚按嗃嗃劉向傳作煊煊說文嗃嚴酷貌嘻嘻說文作歔色喜也或者見其過嚴悔而且厲因矯之以寬嗃嗃之象變而為嘻嘻嗃嗃者其初必以嚴為苦嘻嘻者其初必以寬為樂要其終一吉而一吝可以得正家之道矣小象一則曰未失一則曰失節以見恩威皆當酌劑過嚴過寬皆非也然與其過于寬而失家節毋寧過于嚴者猶為未失也上下兩層倒換說其義更明節者品節也立于初則為閑劑于中則為節三居内外之介防其過也若

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便是失家節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
者也愚按四入巽體為近利市三倍富家之象陽實
陰虛凡爻之言富者小畜九五陽也言不富者泰六
四无妄六二皆陰也家人六四何以取富象謂其承
乘皆陽以虛受實也富家與家富不同家富者享有
成業富家者精于治生陰性吝嗇若專主聚斂易賈
怨招尤富而大吉必有道致此矣既是巽體又以柔
居柔故象曰順在位順則能協內外之情在位則各
安耕織之業記有之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
也富家之義當如此方獻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
儀型表率父道也收藏樽節母
道也故五曰假家四曰富家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音格下同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

也

假本義作至字解謂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愚竊謂此彖傳所云正位乎外者五居君位合天下為一家者也假與格古字通用有感格之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方且與民同樂何有于憂中爻自二互四為坎有憂恤象此爻出坎外故勿恤而吉交相愛本義謂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只就一家說愚又竊謂王者之愛民如一家天下羣愛戴之如父母不以分相接而以交相聯父子欲其如君臣此家有嚴君之義君臣欲其如父子此王假有家之義也揚敬仲以假為大義又是一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愚按上居家老之位為一門所信服敬畏者故曰有孚威如有孚者篤恩義也所以聯屬一家之心威如者正倫理也所以振作一家之氣家道至上而成故曰終吉前五爻是家法未及身教故小象歸本于反身所謂身修而後家齊也本義九以剛居上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張彥陵曰三曰終吝上曰終吉計及于所終而後知治家者不可苟安于目前唐凝菴曰家之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閑家者皆實有諸己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鄭孩如曰威從孚來孚從反身來初之有事于閑三之不免于悔未孚故也曰厲則有之相愛則未也嚴于已曰嚴人嚴之曰威威與厲不同五之交相愛者交相孚也不閑而閑威在其中矣

上九之終吉以五之道終之也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本義睽乖異也邱行可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程沙
隨曰水火相逮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
遇則革不相遇則睽愚竊謂睽之卦義本非美名故
全卦取合睽為義亦猶蠱卦取治蠱也中女少女上
下皆柔合睽之主又柔故僅可小事吉悅累之也其
始易悅者其繼必睽賴二五三上相應且得不睽為
吉耳烏能濟大事哉說文睽目不相
視字從目目主見故爻辭多取見象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
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

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趙汝楬曰火澤之睽因乎動二女之睽見于行愚按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物性本然之睽也中女配坎少女配艮人情必然之睽也夫人情或交相好或交相惡恩怨皆可為用惟同居而異志外若不相礙中實不相謀者乃真正乖離之象二女志不同行只同居之日便然不待女子有行方為睽也

吳因之曰睽之一卦聖人非言睽乃善言合也愚竊從彖爻統論之動而相睽者卦體也睽而必合者卦德也兌悅之麗離明是合睽也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得中而應乎剛是合睽也睽而不合天地萬物幾乎息矣所以卦彖言小事吉而夫子特贊其時用之大天高地下其象則睽而化育之事同男外女內其

位則睽而交感之志通萬物散殊其羣則睽而聲氣
之求其事相類兩者之合原于兩者之睽處睽之時
合睽之用推之六爻无一凶象初與四合曰見曰遇
二與五合曰遇曰往三與上合亦曰見曰遇皆因睽
而得合者也

本卦與家人反對家人下卦之六二來為睽上卦之
六五故曰柔進而上行得五之中而下應九二故曰
得中而應乎剛卦體昭然只是反對之象亦不必作
卦變本義以卦變言雜引離中孚家人三卦其說與
隨蠱畧同愚于
前卦辨之詳矣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兌二陰同分坤體而炎上潤下其性異趨先儒謂
君子以同而異于同之中審其異也愚按大象不曰

以異而同而曰以同而異大凡處睽貴乎合然必得其所以為同者而後可合如以異為異終于睽而已楊誠齋曰禹顏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于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于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也乃一人自為大澤矣君子何必好同而惡異哉張待軒曰同一君臣父子而忠孝異同一飲食男女而貪廉異所謂堯舜與人同而堯舜與人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本義謂上无正應故有悔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故悔亡又云見惡人可以辟咎如孔子之于陽貨愚竊謂初九以剛德居兌體剛則動而正兌則悅而和與四敵應而不立異所以悔亡中爻互坎馬象即指四

在外卦喪馬象惡人亦指四喪馬而勿逐去者不追也待其自復而見之來者不拒也此初之善于馭四處惡人非小人之謂乃與我不相好者人情于我不相好者謂之交惡往往拒絕而不見所以終睽一見則睽情釋矣初派同異之迹忘四之為惡人四遂以初為元夫卒成交孚之好辟咎者辟九四之見咎也初能辟咎四因而无咎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合異為同之妙用如此此聖人合初四之睽也先儒多看惡人為小人把九四太說壞了與合睽之義有礙若是真正小人君子豈肯與之合異為同哉張幼子曰象傳言睽物性之定分六爻言睽物我之相嫌愚又按內卦三爻在下則睽上行則合外卦三爻在上則睽下行則合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義二五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愚竊按爻象辭未嘗有乖戾不合之象二與五正應故曰主但二以剛居柔五以柔居剛皆失正位故為遇主于巷之象初四三上皆睽中之睽惟二五為睽中之合巷者委曲之途與坎四納約自牖同當睽之時彼此皆失正位必委曲相求乃可无咎也小象恐人疑其詭遇故申之曰未失道言跡雖涉于委曲而彼此相應仍不詭于正道此聖人之睽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黃氏曰抄云六三居二陽之間與上九應故古注輿晦菴皆以見輿曳為二牽于後以其牛掣為四阻于

前以人天且劓為上九猜狠而重加之刑惟程傳并
歸九四而不及上之正應愚竊按六三爻象俱從上
九疑字生出因疑而生見其象如此皆妄見也三與
上本正應而下與二比上為四所乘爻柔位剛不中
不正所居乃疑地故來正應之疑中爻互坎與象曳
象互離牛象其人即六三孔疏剝額為天程傳云髡
首也本義以為去須之刑劓割去鼻也總是面目可
憎之狀爻辭大意言車前有牛六三在車中為二陽
所制曳其與掣其牛者二與四也見之者上九也上
初疑三與二四兩陽合故生種種妄見所謂无初也
幸而上是離體識見高明久之則三之心跡明終與
上合所以有終小象言位不當推原妄見之由以亢
非三之正位也言遇剛發明有終之義以三與上本
正應也張彥陵曰大凡剛的人性最躁急稍見形迹
可疑便不惜情面然實无他腸心迹一
明渙然冰釋此聖人合三上之睽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說統曰初四之德敵而致孤初四之位應而有遇合
看兩爻曰睽單論一爻曰孤遇字與睽字相對愚又
謂四處二陰之間陰偶而陽奇孤象卦體四陽分居
內外初二不云睽孤者兌為悅體不立異也四交離
體未免好用聰明其勢孤矣元夫指初四與初本不
相應初以四為惡人四則以初為元夫者居二陰之
間勢孤而獨立不可以无輔遇同德之初九與之交
孚則雖厲而无咎厲者危其心以固其交也象申之
以志行可見中少之志不同而未嘗不通
于男女交孚无咎則睽者合孤者有朋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愚又按五
為卦主與二本正應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者也柔中則為文明之主應剛則非偏係之私此而有悔以九四一剛間之也四既與初交孚則无復有間之者亦如噬嗑之去間矣故悔亡初與五並言悔亡初之悔以无應五之悔以有應初之悔以人之同德而亡五之悔以已之得中而亡二以五為主尊之也五以二為宗親之也二方委曲求過得五之往其合如噬膚之易何咎之有勸五往從二也爻止云何咎象許以有慶者求賢而得賢君臣相合人情可以大同非來章之慶譽乎凡爻上行者謂之往此則以下行為往澤動而在下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說與脫音義同

本義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猜狠而乖離也愚按上九之睽孤與九四同而義不同四即指本爻上則

指六三兩爻當合看三居二陽之間自上視之為孤象中爻互坎豕象坎為弓輪離為戈兵皆弧象上以剛居離上過察過疑者也三本其正應而妄見橫生始則訛以為寇乘車服牛者猶是人也疑之不已復生變相忽而見豕負塗則人變為畜矣忽而載鬼一車人又變為鬼矣先張之弧以為有鬼而欲射之也後脫之弧則并鬼車而无之然後妄見消而羣疑頓釋不但匪寇也且婚媾也迨往而與三相遇見三之真面目從前之聯合矣故曰吉下卦兌澤往而相遇則陰陽和雨之象也聖人從既遇之後摹寫未遇之前窮形極相以解人心之蔽見上與三之始睽終合如此全虧夫子道破一個疑字兩爻奇奇怪怪之象劃然以解朱子有云孔子不說象如見豕等類說羣疑亡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困學記曰曰羣疑不特謂上與三并四與初二與五之疑皆亡一疑則无所不疑一亡則无所不亡一睽則

无所不睽一合則无所不合
故諸爻止云无咎上獨言吉

薛畏齋曰理本无疑心疑則萬境參差心和則物我一體睽乃人自為之三有終柔遇剛也上遇雨剛遇柔也唐凝菴曰凡睽皆起于陰遇皆先于陽初四兩剛則孤于失位而得于得位故二五三上僅稱相遇而兩陽遂至交孚三上失位而難合二五得中而易合大抵易之道貴陽貴中也夫睽違之世雖得其主猶未遽應雖遇其配猶未遽合况非其主與配乎

錢國端曰家人中有坎其爻位正初得之而為閑如水有防盡成上下交流之愛睽中有坎其爻位不正上非化之而為雨如雲蔽日盡成上下間隔之疑家人之離必起于婦人睽之合必上有明主家上而无反身之令儀无以必之于子婦睽初而棄同德之惡人何能得之于友朋此二卦互發之義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愚按說文蹇跛也字從足是艱于步履之義卦體艮下坎上本以險得名所重却在內卦見險不是蹇見險而止方是蹇八卦方位坎居北艮居東北論卦體只有東北无西南西南乃坤位也九五一爻變而成坎濟險仍用坤道故曰利西南此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總言天下之大勢猶云地利云爾卦无坤而言坤之利者蓋艮其所以蹇也坤則蹇之所由濟也蘇氏易傳曰坎艮合體為蹇則難在東北矣西南其无難之地乎利西南從不利東北對看此不利則彼便利矣此解較諸家之說最為明快困學記曰聖人作易因人情而歸大道當蹇之時人思避難有東西南北之意當決擇其

利不利而從事則可以出險而成功故于此指其所
之而避其所忌曰西南則利東北則不利所以者何
也艮為山險阻之地也坤為地平易之鄉也其說亦
從蘇氏得來若依本義主變卦則本卦只是坎艮小
過亦是震艮中間初无坤體于卦辭似難合矣大人
指九五以剛中正應二柔中正所謂利見而貞吉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去聲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鄭孩如曰以文王卦圖觀之順序而往由艮而震而
巽而離以至于坤則險在後惟艮轉身遇坎故險在
前能上而往西南則可以出險故贊其知愚又按本
卦上下互易為蒙同一止象蒙險在內而止乎外蹇

止于內而險在前彼曰蒙而此稱知以其見險而能止也能字重看能止者九三也中爻互離又有知止之道焉知止者方能止也卦名取止義彖傳乃取往為義能止者方能往也故曰往得中中者九五也陽剛中正居濟險之位所以利西南其道窮指九三三為艮主止而不往則常陷險下出險之道至此而窮所以不利東北惟往則有功而可以出險所以利見九五之大人諸爻除初位餘皆得當正位所以貞吉三當艮位五當坎位皆剛而得正故可以正邦此蹇之時用所以大也程氏紀曰見險而止為知而六爻皆言往蹇見其但可來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又若必有所往者何也蓋往而有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宜不可往耶愚又謂蹇之時全視乎用須從貞吉中來貞所以善其往即所以善其用往得中有功正邦正其用之大處

愚按本卦與解反對往得中謂解下卦之坎往而為蹇上卦之坎而剛得中不必言卦變也本義因傳有往字故謂卦自小過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但四五兩爻同在外卦何以云往即欲以卦變言不如云自明夷來初往居五又不如云自升來二往居五亦皆得中者也又按六爻言往即言來彖傳但云往來者往之對往來之義與行止同蹇者不良于行非不行也天下疾行者不必皆通徐行者未必終窒故蹇以往為有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朱子答或人問有云山上有水則猶可進步但曲折艱難故教以反身修德愚竊謂卦體水上山下乃山阻水之下流而不能通行似非山上之水卦之名以艮遇坎故蹇反身者背坎便遇震漸向西南即出險

之路反身猶云轉身也。大象所云反即爻辭所云來俱從出險得義。天下惟知自反者乃能自修。即孟子所謂反知反禮反仁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反身取艮上之背修德取坎中之心皆以陽爻為主。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本義往遇險來得譽。愚竊据此詳釋之初去險雖遠往則遇險與四敵應本无所謂來。特以不往為來耳。有譽即象傳所云知矣哉之語。時當有待見險即止。故以譽歸之。小象宜字有斟酌盡善之意。大凡處蹇難之際率情徑行多遭陷害。要以靜俟為第一義。象傳論出險之道則貴往。六爻論處蹇之道則貴來。往與來跡似相反。機實相成。非謂往則必蹇而竟不往乃待時而往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本義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非以其身之故也愚又按六爻惟二不言往來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二推之上應九五中爻又互坎體是以君之蹇為蹇者獨為蹇蹇之象王五也臣二也身處臣位王事敦我投艱任重此時著不得一點計校之心所以不言往來二艮體有不獲其身之象鞠躬盡瘁莫非王事所謂匪躬之故也終无尤直指王臣之心所謂不以往來二其心也若依舊注嘉其志而恕其才事雖不濟亦无可尤則作旁觀評論解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本義反就二陰得其所安竊据此解詳釋之往者為外反者為內三以剛居剛遇險而止為卦中主爻近與四比不往外從四而來就同體之二陰反而向內之象在三為反自初二視之則為來初二柔在下

未能出險得三之來而喜可知故曰內喜之也一說
三以陽剛之才協二之忠連四應上致初諸朋以備
五之蹇則可以反危為安矣蹇一反成解如
此解反字亦好但與小象詞意不甚融洽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程傳謂與在下之衆相連合本義謂連于九三合力
以濟愚按連即拔茅以彙之義三之才陽剛足以濟
蹇而與五非比非應得四之來連乃可與下二爻共
往輔五以成朋來之象鄒汝光曰連桓公管仲之交
者鮑叔也連簡公子產之交者子皮也其六四之謂
歟愚又按四以陰居陰曰當位陰虛陽實實字似當
指九三四之連三虛能受實也一說九三以陽居陽
位得其當而實有濟蹇之才正明所以宜連之故其
義亦通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本義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愚又按蹇者人之所避曰大蹇則事關天下弘濟時艱非大有為之君誰能任之九五居中得正无所為往但當大蹇之世不可无朋來之功卦體内外五爻朋來之象初之宜待待三也三之來反就初二也二與五應就二所以就五四之來連上之來碩就三也三與五同德就三所以就五合衆君子之朋為一大朋不必言濟蹇而大蹇之濟可知矣所謂利見大人者此爻也又按此爻未變原是坤體五之朋來即坤之西南得朋小象中節中字不應作去聲讀五剛正得中文武張弛動合機宜能定天下之大難以中為節者也鄭剛中曰以中節者羣策畢舉非陽剛中正之大人誰能節之酌其才品謂之節取裁其機宜謂之節制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
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本无所往猶初六之來以不往為來此則以不來
為往與三正應來碩似當指九三詩所稱碩人是也
三有剛實之才與初同體與二四相比三來則衆陰
皆來矣諸爻无占辭不言利見大人獨于上言之者
時已出蹇之時矣小象志在内似亦當指九三就外
卦言故曰内若依舊注來就九五則志在外卦不在
内卦矣大人五也利見者上也陰陽相比故曰從貴
玩以字可見項平甫曰志内所以尚賢從貴所以明
分若以內貴二字並指九五則
同此一爻似不必分作兩邊說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本義解難之散也難既解利于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西南平易之地也卦辭大意如此按本卦與蹇反對解之西南即蹇之西南先儒或謂蹇有艮故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則艮變震故但言利西南不復言東北愚又謂解與屯互易中爻亦有坤象西南坤位在蹇為利往之方在解則為休息之地坎在下无逆流之理故曰无所往與下有攸往相對黃氏曰抄曰古注云无難可解則來復有難而往則以夙為吉蓋兩開其端也程傳乃云其始未暇有為既安定則為可久之治晦菴非之蓋或為或不為惟其當而已合從古注今按來復當指九二謂蹇之九五來居于二而陽復于下卦也難雖解或恐有意外之事故既曰无所往又曰有攸往攸往似指九四謂蹇之九三本艮止不動今往居四而為震也復則俟其來而吉往

則利于夙而吉者謂无事則宜緩待有
事又宜速往也總是發明利西南之義

愚又按往來二字原從反對卦出似不必說卦變本
義謂自升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
中据朱子之說觀之三往居四互易者三四兩爻于
二无涉二居其所固未嘗變也必欲作卦變看又不
若謂解自萃來以二五互換于來
得中之義似為明白餘詳升卦下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
來復吉乃得中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

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一作拆解之時大矣哉

程傳坎險震動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李隆
山曰以畫觀之四陰二陽坎險在前為塞四陰二陽

坎險已通為解解者蹇之反也以卦觀之坎上震下為屯坎下震上為解解者屯之反也蹇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愚按坎居下卦者凡七本卦與蹇反對解之坎險在內震動在外二居中而不動用四之動以免乎險此卦之所以立名也在蹇謂之得中在解謂之得衆古注以西南為衆程傳以西南為坤體今兼二解而會通之震上二爻皆坤土坤為衆得衆之象也二之得中與訟卦剛來而得中同蹇一陽往上解一陽來下皆以陽爻為主也往有功即上文往得衆之義但四已入震體為出險之主往則風吉一切除奸去暴當如雷之迅發方可奏功也本義以得衆屬九四以得中有功皆指九二竊恐未安以上釋彖之義已盡下復推言解道之大天地之慘舒時也時未至不得不斂時至不得不解雨自天施雷自地發雷雨交作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甲拆形之解也甲拆二字不平勾萌

為甲開展為拆直到甲拆時然後萬物皆相見甲拆總是一個震合乾之木果震之果蘇震巽之木而共成其為解解之時豈不大矣哉但言時而不言用者解之用已顯于時行物生之中矣趙汝棣曰離言百穀此言百果者四陽之月百穀皆未萌芽也張中溪曰剝之碩果不食藏天地生物之仁也解之百果草木皆甲拆發天地生物之仁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程傳于赦宥二字分別輕重說張中溪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有赦宥也洪覺山曰赦者釋之也宥則寬之而已愚竊按雲雷屯雲之未成雨者雷雨作則既雨矣以草木驗之屯時根莖尚在地下解時勾萌已出地上乃造化與物更新之會勿論過罪概從開釋乃是君子體天地之仁而行

春令時也周禮司刺掌赦宥之法必經三赦三宥然後寘刑即尚書宥過无大罪疑惟輕之意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陰柔居坎下何以云无咎因與四應四動而出險初无所為惟四是從事得其宜所以无咎小象推原无咎之義歸諸剛柔之際蓋人情當初解之時往往彼此不交今柔得剛之應而兩相交際于義斷之自當无咎也雖是剛柔相際要重柔得際乎剛一邊方合夫子語意一說剛謂二柔謂初與坎卦剛柔際之義同從近比言亦得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程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上應六五用于時者也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剛中之道先儒亦多

以解為去小人之卦愚按荀九家坎為狐中爻互離
離位居三三狐之象狐者妖媚之獸坎為戈兵矢之
象田者力而取之也二剛而得中黃者中色矢者直
物君子之象也上應六五操舉錯之權有獲狐得矢
之象近與三比三狐專指六三一爻負乘之小人也
爻辭雖未說破破君子小人而其象已具二之獲狐與
四解拇上獲隼同為去小人之爻小人之變態多端
以其媚惑則謂之狐以其卑賤則謂之拇以其陰驚
則謂之隼耳孔疏云凡物不獲則兩失獲則兩得矢
所以射狐狐獲則黃矢亦反矣故貞吉愚按二以剛
居柔本中而不正爻詞曰貞吉象不言貞而但云得
中道可見君子之去小人亦不在太過只是虛中能
照使其善惡自无遁形所謂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是
已本義于此爻取象既云未詳復云卦凡四陰除六
五君位餘三爻即三狐則初上兩爻皆小人矣細玩
爻詞似難盡合胡雲峯曰二欲其獲狐四欲其解拇

上欲其射隼三則直指其為小人五則直欲其退
小人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得其義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

此卦中之小人也先儒謂蹇難之時君子小人雜進
難既解矣過可赦罪可宥小人必不可不去負且乘
非言其既負而且乘是言其當負而且乘為僭竊之
象愚又謂六三以陰險之才踞坎之上在二陽之間
上既負四下且乘二居之不疑為有識者所鄙雖貞
亦吝況不正乎二四與上皆欲去三者賴五為解主
卒能退小人脫不幸上无明君如熙豐紹聖之朝合
衆賢之力攻王蔡而不能去寇其如負乘者何象詆
之曰可醜說可醜便有致戎意誰咎上著一又字
見得咎自己致于人何尤聖人之惡小人如此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朱皆以拇指初愚按王輔嗣曰四失位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為其拇李鼎祚亦曰四交震體震為足拇居足下猶三居震下奔走趨附之象今從之拇當指三而字當指四而拇者見三為四所親也故為告四之辭曰必解去汝之拇而後朋之至斯相孚信拇不解未有相信者也二與四同德故稱朋自初至五位皆不當小象獨于四指出未當位三字蓋以四為震主恐其有私暱六三之意故特深徹之若以拇指初爻剛柔正應似非解去之義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古注云以君子之道解難小人猶知服而无怨程朱
皆謂君子之解以小人退為驗愚按君子小人之
六五發之五柔中與二正應又近與四比得二陽之
力有進君子退小人之象此時孤已獲矣拇已解矣
大度之君更不用他術惟有一意蕩滌與之水消霧
釋同遊赦過宥罪之天不獨君子朋至斯乎而吉抑
且有字于小人矣四五爻兩字字相應蓋小人向來
止知結黨結仇今見朝廷寬大若此彼將爽然自失
不惟斂其跡而有以服其心然則小人之退非君子
退之乃小人自退也一說維字作防維之義小人反
噬之禍卒至不可解者皆由君子之不解者先之故
必自解其維乃可以字小人又一說君子維有解吉
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
一事而已兼存以備考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

隼以解悖也

愚按射隼有兩解有以三言而上射之者有即以上言者今以上射六三為正解公上六也隼指六三與上敵應不相與三之所云致戎者上亦其中爻自二至四互離為戈兵受射之象不是謂隼集高墉謂云在高墉之上俯而射隼有居高必獲之勢所以无不利三負陰險之才當險難既除時又將發天下之大難故小象斥之以悖悖者大逆之罪名也計其竊位擅權已非一日至此則悖逆之跡昭然難掩射而獲之乃可解悖繫傳所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也不然一擊不勝小人之為害于君子可勝言哉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可鑒也諸爻惟六三為小人之尤亦可醜也猶未見其為惡以解悖也其惡著矣以字重看有與衆共棄之義勿謂赦過宥罪與除逆去奸有二道也

周易玩辭集解卷五